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一卷

第六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王西神鬻文書直例

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寸寸卷芭蕉家風慚愧紅鴉換潤格親題學板橋
名場少日慣奔忙浮海歸來鬢未蒼卻為周妻何肉累江關蕭瑟不能狂
掌書參幕復從征局近彈棋總不平翻盡十眉新樣譜蓬門猶是舊書生
呼牛呼馬任人施翠疊龍峯繫夢思差喜漁洋家法在頭銜殘客換吟詩
大雅扶輪孰啓余登車不落體何如酬練計字難忘俗草草勞人草草書
(舊號西神殘客)

書例

- 對聯 三尺四尺五尺每付十元 六尺加倍 字數過多及點景亦加倍
- 屏條 三尺四尺五尺每條十元 六尺加倍
- 橫幅 同屏條
- 整張堂幅 三尺四尺五尺每幅廿元
- 扇面 每頁十元 四體書及點景均加倍
- 冊頁題圖 每件十元

文例

- 壽文駢體 每篇三百元 散文每篇一百元
 - 墓誌銘家傳等 每篇四百元 各種雜文每篇一百元
 - 詩 每首廿元 詞 每闕五十元 餘件面議
- 通信收件處 (一) 南京行政院 (二) 太平路北首巷二號 電話二二五一二號
庚辰八月第六次重訂
- 字體真楷行書草書鐘鼎骨甲文磚文小篆鐵線篆隸書隨點隨應 紙張自備劣紙不書來句
不書 長聯須畫朱絲格或烏絲格者均須自備如託各棧扇莊代轉加墨費一成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六號目錄

圖畫

羅兩峯先生合題誰莊圖 爰居閣藏本

方白蓮女史

汪容甫先生手書誰莊圖序同上

袁隨園先生手書詩稿同上

鄭大鶴先生手書詩稿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本

論著

四聲說一

四聲說二

八代詩評續

五代詞選釋續

吳眉孫

吳眉孫

冬士

俞階青

金荃玉屑珍重閣詞話

學山詩話續

記陳所聞南北宮詞紀

論曲犯

歌劇

雛鷹續

詩詞

今詩苑

雙照樓詩十二首

疑齋詩六首

雲在山房詩五首

趙木公詩二首

二

趙叔雍

絨齋

籟軒

陳能羣

羅士當原著 賀孟雲譯

同聲社采輯

汪兆銘

許承堯

楊壽枏

趙毓松

橋西草堂詩三首

延嬉室詩四首

梅餘詩一首

感時百詠續

今詞林

梅龕詞四首

樂靜詞五首

龍顧山房詞二首

凝碧餘音四首

善香室詞三首

夢厂詞七首

夏慧遠詞二首

遺著

目錄

李宣倜

黃孝紆

丁甯

汪曾武

同聲社采輯

夏孫桐

俞陛雲

郭則澐

溥儒

蔡晉鏞

楊秀先

夏緯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六號

重編海日樓詩卷三

大鶴山房未刊詞

詞總籍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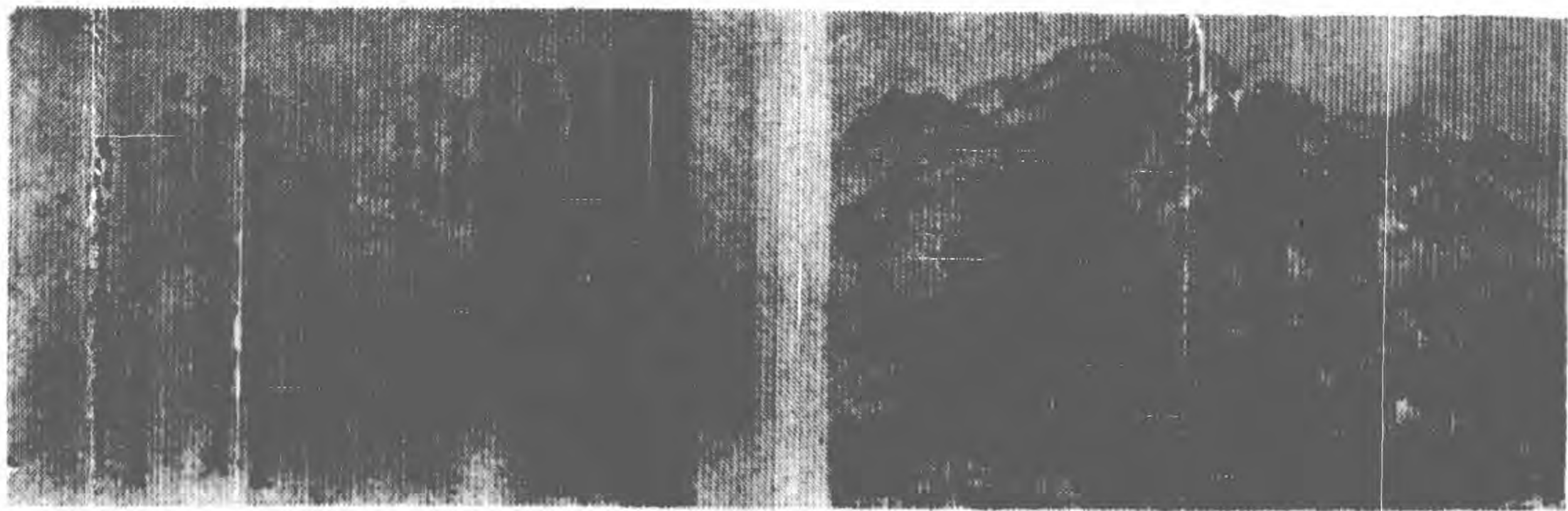
四

沈曾植

鄭文焯

孟心史

羅方 兩白 峯蓮 朱女 生史
合題誰莊圖 (爰居閣藏本)



汪容甫先生手書莊諭序圖閣居藏本

莊諭序圖閣居藏本
汪容甫先生手書
此書係汪容甫先生所書，其筆法蒼勁，墨色濃潤，字體端正，行氣貫注。全篇文字清晰可辨，為研究汪容甫先生書法藝術之重要資料。此書現藏於本閣，特此公佈。

鄭大鶴先生手書詞稿（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本）

坊表道 去年與也 以樓有樂人 是去年情 文如夢 密如夢

汪子純

莫言百變兩書 意江城而 亦常寂寂 亦如夢 亦如夢 亦如夢

想與誰起 於手 於手 於手 於手 於手 於手 於手 於手

十明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池秀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富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湖

汪子純

四聲說 一

吳眉孫

宋詞四聲。疑信參半。辨之屢矣。頃永嘉夏君權禪書來。論永明四聲事。謂初疑永明發明四聲。何以六朝三唐人詩皆僅分平仄。總悟永明四聲譜。祇是韻書。文鏡祕府引八病注解于句中禁忌。但分平與上去入爲兩類。知韻部有四聲。而句中音律祇有平仄。至北宋詞始分句中四聲。此爲文學一大貢獻。並問宋詞以前。有無句中四聲之體。愚以爲四聲祇關韻事。舍叶韻外。於詩無涉。於詞有涉。而亦無定論也。永明首創四聲。依聲以製韻。依韻以分部。四聲譜唐時已失傳。前人就永明詩文考之。知所分韻部與廣韻小異而大其功用用在行文句尾一字之韻。而不在句中每字之聲。夏君斷爲祇是韻書。誠哉是言也。永明旣撰四聲譜。自以爲入神。而梁高祖雅不好之。問周捨何謂四聲。捨以天子聖哲爲對。唐楊綰四歲能說燈蓋柄曲。此類故實尙多。蓋隨意拈成文四字。隨口呼得平上去入四聲。匪微於行文無涉。於叶韻亦無涉也。六朝三唐人詩。祇論平仄。不講四聲。此本不必致疑，觀於八病。固祇言平仄。而永明詩

文今可考見者。亦並未涉及四聲也。考南齊書陸厥傳。載梁沈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爲韻云云。四聲不是爲宮商。可知爲韻之事而非文之事也。且作詩講平仄。不過爲吟諷而言。聲調譜之作。開於趙秋谷。詳於董硯樵。取古人之作。定平仄之準。以爲如此則諧適。不如此則乖迕。無他深意也。若歌詩入樂。須按宮商而配律呂。律呂且無所謂平仄。更安有所謂四聲哉。宋詞四聲之說。求之北宋詞人。苦難得其來歷。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三家。和周清真詞。逐字依其四聲。此就大體言。若細爲推敲。疑未必纖毫無出入。且三家亦祇是墨守四聲。並無理解。誠爲先例。然究無解於清真一調兩詞。其四聲何以不盡從同。南宋沈伯時樂府指迷。謂去聲字最要緊。又謂平聲字可用入聲字替。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上不可用入替。今人並不遵從。彊村先生持律極嚴。上入二聲。往往互替。雖講四聲。猶有替字之例。晚近詞壇。主張逐字依舊譜四聲。浸成風氣。愚嘗謂按譜填詞。參之詞律詞譜二書。解得某字可平可仄。某字宜仄。如作詩者。解得聲調譜之例。能有當於吟諷。斯可矣。再如沈伯時說。於去聲字加之意焉。斯亦

精矣。若必逐字依聲。不識有何精義。說者謂不依四聲。恐有一聲之誤。將致拗折歌喉。愚乃舉法曲獻仙音一調。清真畢曲云。見了不教歸去。精於樂府如白石。則云化作沙邊烟雨。了字上聲。作字入聲。可見入可替上。伯時之說。不盡足憑也。篤信清真如西麓。則云喜近槐扉初暑。去用去聲。雨暑皆用上聲。果誰是而誰非耶。或又謂古人重畢曲。切忌出宮。此乃指宮譜言。獻仙音爲黃鐘商。當住聲六字。去與雨暑。雖有去上二聲之別。要其歌時。當同是住聲六字。愚謂審如是。則歌詞者。乃歌字譜之工尺。而非平上去入之四聲。明矣。工尺之法。既不能知。斤斤較量四聲。在宋人本可變通者。今必一字不容移易。是亦不可以已乎。所尤難索解者。永明四聲本以製韻。今之談宋詞尊四聲者。於韻之上去通叶。概不置論。獨執四聲以論句中之字。而字聲之如何配合工尺以入歌。又莫能名其妙。將何以使人心悅誠服哉。宋詞有兩大缺憾。一是兩宋作者如林。閱三百年。竟無詞韻。一是四聲之說影響模糊。初無成書。示人定法。間嘗反覆思之。疑非宋人智不及此。蓋製曲度腔。須明樂

律·句之韻。字之聲。不甚關重要。故韻不妨上去通叶。有時且可攙入方音。而一調兩詞。其四聲亦不妨出入也。樂律非盡人能解。歌詞之法又失傳。於是填詞者講四聲。撰詞韻。各執已見。聚訟紛紜。必欲定於一尊。難矣。宋詞四聲，已無定論。若更於宋詞以前求之。縱可得其類似。恐於疑問滋多。似不必枉拋心力矣。區區管窺。料難盡當。姑存其說。以就教於夏君焉。

四聲說二

前說草成。偶閱靜安王氏觀堂集林五聲說云。宋齊以後。四聲說行而五聲說微。然周顒沈約等撰韻書。非不知有五聲。約答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云云。約知有五聲而作四聲譜者。以四聲譜爲屬文而作。自注。如王阮亭聲調譜專爲律詩而作。本非韻書。自注。四聲之說。專主屬文。不關音韻。讀宋書范曄謝靈運傳。南齊書陸厥傳。梁書王筠傳。南史沈約庾肩吾諸傳自明。又云。五聲專以聲音。四聲乃以聲音之運用於詩文言。隋唐後編韻書者。亦本爲詩文而作。自注。陸法言切韻序云。今反初服。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卽須明聲韻。可知其書專爲屬文而作。按王氏之意。蓋以齊梁隋唐諸

家編今韻關於屬文者。本非韻書。清代顧江慎修戴孔段王江晉諸氏考古韻關於審音者。方爲韻書也。玩索再三。疑於是非倒置。王氏謂陽類一與陰類平上去入四爲五聲。見五聲說本篇。此據江慎修陽自韻爲。平上去入自韻之說約則謂宮商之聲有五。二說顯然不同。謂四聲譜爲屬文而作。非是也。叶韻本屬文之事。約傳明言以平上去入四聲製韻。安能謂之非韻書也。謂隋唐韻書亦本爲詩文而作。合觀自注云云。其意蓋謂此亦本非韻書。然陸書名切韻。其序亦言須明聲韻。亦安能因其爲屬文而作。謂之非韻書也。若以近代考古韻關於審音者方爲韻書，管見尤不敢謂然。古人文辭。本無所謂韻。後人就古人文辭審其句尾之音之相協者。爲之分別部居。取後起韻之名以被之。其實皆音學之書而已。故愚以爲考古韻者。乃教後人於古人屬文之韻。知其本有之音。不必爲韻書也。編今韻者。乃教當時屬文之人。知有當守之韻。固應爲韻書也。韻書功用，愚以爲在句尾一字之韻。而不在句中逐字之聲。王氏謂四聲譜爲屬文而作。本非韻書。且舉聲調譜爲比例。按聲調譜專爲句中逐字之聲而作

。是則四聲譜之專主屬文者。其功用當在句中逐字之聲。而不在句尾一字之韻。與愚說適相反。但聲調譜祇論平仄二聲。不論三仄聲，約所作詩文，是否分別三仄聲。乃別一研討問題。若舉聲調譜以比例四聲譜。殊覺儼不於倫。至聲調譜作於趙秋谷。不作於王阮亭。譜中亦非專言律詩。此蓋王氏記憶偶疏。不足爲病。王氏自注又舉史書謝靈運陸厥諸傳。以證四聲之說專主屬文云云。諸傳未遑一一遍檢。僅如陸厥傳云。約等文皆用宮商。收平上去入四聲。以此製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此呼爲永明體。又約撰謝靈運傳論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比旨。始可言文。由此觀之。蓋宮商角徵羽之五音爲一事。平上去入之四聲又爲一事。屬文之中。並非有四聲而無五音。王氏謂五聲專以聲音。四聲乃以聲音之運用於詩文言。是運用於詩文者。祇有四聲。並

無五音。似於史傳所言未合。唐釋皎然詩式明四聲條。樂章有宮商五音之說。不問四聲。近自周顒劉繪。流出宮商。暢於詩體。輕重低昂之節。韻合情高。此未損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云云。雅不喜四聲。溢於言表。然五音與四聲各爲一事，正自可見。今就碎用四聲一語勘之。是句中之字。確有四聲。約之詩文如何。尙待研討。姑求其例於後起之說。董研樵聲調四譜可略得之。譜舉杜審言五律一首。獨入有上官去游人。偏驚物入候去新。雲霞出入海上曙去。梅柳上渡去江春。淑入氣去催黃鳥上。晴光轉上綠入蘋。忽入聞歌古上調去。歸思去欲入沾巾。姑不論他首能否如是。亦不論四聲譜之例。是否如是。並不論約之詩文是否如是。但此詩句中之字。於三仄聲顯有分別。審言之詩。亦不必疑爲偶合。然究以爲縱有四聲。亦不過取便吟諷。若歌詩入樂。從古說須協宮商而配律呂。從今說須配工尺。僅僅分別四聲。不足以言歌也。詩如是。詞亦可推。迂拘之見。不識夏

君以爲何如。

余所見觀堂集林二十卷。乃癸亥五月烏程蔣氏密韻樓活字印本。甲子夏過滬。承孟蘋先生見貽。頃檢及之。故據以爲說。屬稿將畢。如皋任君心叔過談。謂後印叢書本五聲說一篇。自注王阮亭聲調譜云云。已經削去。文中語句亦有改訂處。蓋已審其說之非是矣。俟借得叢書本再讀之。眉孫記。

八代詩評續

冬 士

宋世樂章。宋書樂志所載。南郊雅樂登歌三篇。顏延之造。明堂歌九篇。謝莊造。宗廟登歌十篇。其八王韶之造。其二謝莊造。四廂樂歌五篇。王韶之造。前舞後舞歌二篇。王韶之造。昭宣二太后歌詩。明帝自造。秦始皇歌舞曲辭十二篇。其十明帝自造。其二虞龢造。白紵舞歌詩。舊新合三篇。據南齊書樂志。後一篇陽春白日風花香。尙書令王儉造。儉仕宋入齊。則後一篇乃儉在宋世所造。所謂新也。前二篇所謂舊也。考宋志云。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辭。並詔虞龢並作。郭樂府載晉辭三曲。又載宋辭一曲。乃用晉辭倒轉其上下句者。當是明帝所改。第二篇疑是虞龢所作。第三篇則郭樂府亦載爲齊王儉辭。不得云是晉曲。郭樂府載晉辭三曲非是。今鼓吹鏡歌辭。一上邪。二晚芝。三艾張。注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話。不可復解。又鼓吹鏡歌十五篇。何承天義熙中私造。又有鳳皇銜書伎辭。見於南齊書樂志。齊世太廟登歌。司徒楮淵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詩。王儉造。明堂歌辭。建元初黃門郎謝超宗採用謝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辭。謝朓造。藉田歌辭。江淹造。鳳皇銜書伎辭。齊初詔江淹改造。餘悉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其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用王韶之辭微加改革。前後舞二章新改。以及諸舞曲費用古辭。南齊書樂志不云謝超宗。意有係樂人所爲者。

梁世武帝始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國樂以雅爲稱。作俊雅、皇雅、鳳雅、寅雅、介雅、需雅、雍雅、滌雅、怪雅、誠雅、獻雅、禋雅十二曲。其辭並沈約所造。普通中薦蔬之後。改諸雅歌。勅蕭子雲製辭。旣無牲牢。遂省滌雅怪雅。南北郊宗廟登歌十八曲。及大壯大觀舞歌。相和五引。鼓吹十二曲。亦沈約造。皆見隋書音樂志。鼓吹曲。其辭隋志不載。與蕭子雲所製俊雅等十曲相和五引。別見郭樂府。而蕭製十曲。郭樂府亦僅存六曲。餘四曲失傳。陳初並用齊梁樂。惟改七室舞辭。太建五年。改所用齊梁樂。盡以詔爲名。其樂辭見於隋志者。惟七室舞辭。則餘皆襲用齊梁之辭可知也。宋明堂祀五帝歌辭。謝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南齊書樂志云。案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又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鴻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當以鴻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使兩義並遠。未詳以數立言。爲何依據也。予案樂辭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言長短不齊。猶是漢魏舊式。若謝莊者。依五行之數。爲祀五帝樂辭。誠爲不經。晉宋以來。樂章大率皆模擬前代之作。詞采益豐。而樸厚之氣益少。蓋建國江左。土風彌盛。而樂音之靡。於

文多傷。自是樂府益趨尙吳歌雜曲。卽漢魏遺聲。亦漸漸滅。至於郊廟樂章。用以鋪張皇業。視爲不得不有者。頌揚之浮辭。於世之治亂無補。降及後世。益成具文。學者但可就其文辭之術。評其優劣而已。宋世之樂。據隋志載牛弘奏。言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鐘律。太元間。破符永固。又獲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自爲魏所敗。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據此。則元嘉中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奚縱復改定者。兼得於晉及姚興者。而考定之也。其後歷宋終齊。於樂律不復有所釐正。隨書樂志云。梁武帝思宏古樂。天監元年。下詔訪百寮。時對樂者七十人。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旣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一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絃。用一百八十絲。

。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周代古鐘並皆不差。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大於鍾。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鍾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此。面設建鼓於四隅。四面各有祝敔。帝曰。著晉宋史者。皆言太元永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安在。於是除去衡鐘。設十二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鍾。則設編鐘磬各一簾。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予案自漢魏以來樂制。惟梁力謀與禮經所言符合。惟笛度之長短。與荀勗所製異。荀勗所製。爲阮咸所識。梁武之後。未有議者。未知究與古樂鐘律合否耳。隋志又云。梁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後。更造新聲。帝自

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考襄陽蹋銅蹄。郭樂府列之清商曲之西曲歌。則非古樂也。隋志又云。帝旣篤信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轉等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是又西域梵樂也。宋書樂志。言晉氏之亂。樂人悉沒戎虜。魏書樂志。言永嘉以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旣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懸。旣初撥亂。未遑剋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隋書音樂志。載祖珽上書。言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旣闕。雜以箴邏迴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寶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予案史所稱始祖。神元帝也。太祖。道武帝也。神元帝三十九年與曹魏和親。穆帝八年。晉愍帝封之爲代王。道武帝始改稱魏。又魏志言道武帝天興元年。郊廟始用樂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備列宮懸。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

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六年。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大饗設之殿庭。如漢晉之舊。太宗明皇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世祖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高祖孝文帝垂心雅古。務正音聲。太和中命高閭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宣武帝正始中。詔以太學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尙書。八座以下四門博士以上。集太樂署考論。時未能考定也。四年。崇復上言。請以右僕射高肇爲監。帝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尙書令高肇。僕射清河王懌。奏言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倪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七人。頗解雅樂正聲。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然迄無成。其後孝明帝神龜二年。有陳仲儒者。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尙書蕭寶夤言仲儒學不師授。云出己心。不合依許。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孝武帝永熙中錄尙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成。樂名大成。隋書音樂志所載祖瑩上書。言永熙中錄尙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

繕修。戎華兼采。至於鐘律。煥然大備者是也。稚瑩表中。言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紜。竟無底定。及孝昌以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舉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尙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尙在。據此。劉芳所造。不合律呂。而魏氏樂庫所存舊器亦盡燬矣。魏志又言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辭。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淫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據九龍言。今古曲皆同此樂聲也。魏世歌曲。今無存。隋書音樂志云。齊神武霸迹肇創。遷都於鄴。猶曰人臣。故咸尊魏典。文宣初禪。尙未改舊章。宮懸各

設十二鍾鑪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磬各一簣。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按此乃
長孫稚祖瑩所定也。與梁武帝所定同。其不同者。梁制每鍾設編鐘磬各一簣。故三十六架。稚瑩所定
。惟四面設編鐘磬各一簣。故祇二十架。隋志又言。其後將有創革。尙樂典御祖斑。因采魏安豐王延明
及信都芳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所謂洛陽舊樂也。武成帝始
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今隋志悉載其樂辭。又有鼓吹二十曲。其辭不傳。隋志又言雜樂有西涼鞞舞清樂
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
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
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
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闈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
哀來。竟以亡國。

隋志言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
有司詳定郊廟樂。雖著其文。竟未之行。隋志敘梁樂云。王僧辯破侯景。諸樂并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纒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沒爲奴婢。合兩節
參看。知梁樂之所由入周也。又言及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

和元年。武帝初造作諸樂辭。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宮懸。依梁三十六架。今隋志悉載其樂辭。爲庾信所造。隋志又言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聘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金石。取周官制以陳之。宣帝卽位。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曼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戲樂過度。游幸無節。予案東晉以來。樂聲漸變。而華夷混雜史未明言。惟此言之特爲明顯。男伎女裝。後世劇中謂之旦。亦自此始。宣帝又制鼓吹十五曲。今不傳。

隋志言高祖開皇二年。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憑梁國故事。考尋古典。高祖以爲梁亡國之音。不從。時尙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鄭譯請更修正。乃召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議。譯因龜茲人蘇祇婆胡琵琶五均七調。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律。律有七音。晉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與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雅爲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又非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

吹笛之人。多云三調。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識音人萬寶常修洛陽舊曲。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壁龕。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樹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善從之。安忍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安因陳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譯等議寢。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於普明。復居其職。牛弘奏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高祖初不許。晉王廣又表請。乃許之。牛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爲宮。雅樂每宮但一調。惟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高祖猶憶安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依黃鐘一宮而已。故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樂辭皇夏、肆夏、需夏、昭夏、誠夏、登歌、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宮商角徵羽五引。通前爲十三曲。並高祖所作地厚天高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又凱歌樂辭三曲。清廟歌辭十二

曲。合三十曲。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上所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殆卽三十曲辭。而隋志所載。其數不符。且高祖所作地厚天高爲二曲。今祇一曲八句。未知何故。又其先李元操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辭經勅定。不敢易之。仁壽元年。煬帝初爲皇太子。從饗於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豈爲數不符。乃其後改造。不止於清廟歌辭耶。煬帝時。柳顧言等所造高祖廟歌九首。今亡。又祕書省學士所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終大業世每舉用焉。案今亦亡。帝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皆追之。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寶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其曲大抵以詩爲本。參以古調。漸欲播之弦歌。被之金石。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焉。案以上所言。今悉不傳。又案鄭譯之說。及唐。雅俗皆用之。至於今猶然。

宋書樂志。宋世有督護歌、懷懷歌、讀曲歌、郭樂府列之吳聲歌曲。又有襄陽樂、壽陽樂、西烏飛、郭

樂府列之西曲歌辭。隋書音樂志。梁氏襄陽白銅蹄。郭樂府列之西曲歌辭。陳世有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其二不傳。玉樹後庭花。郭樂府列之吳聲歌曲。魏書樂志云。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隋書音樂志云。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也。並漢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于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定新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又引齊王僧虔論三調歌詩曰。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世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懸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舊唐書音樂志云。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懷懽、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鳥

夜飛、估客、揚伴、雅歌曉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據以上諸說。是清商之名。南齊已有之。至後魏及隋乃將漢魏以來。相和、清調、平調、瑟調、楚調、吳聲、西曲、琴曲、以及舞曲、槩謂之清商樂矣。又齊書樂志。齊有永平樂歌。謝朓王融作各十首。郭樂府列之雜曲歌辭。魏書樂志。魏有永世樂。魏收作。郭樂府列之雜樂歌辭。隋書音樂志。北齊後主造無愁曲。不傳。此外郭樂府所載。不可勝數。唐人擬作。不廢其題。詞家令慢。正由此演變也。

隋書音樂志。載隋九部樂。言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是西涼樂與龜茲樂同源。又言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閻。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絃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尙。高祖病之。而竟不能救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筮。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剏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椰磚、續命、鬪雞子、鬪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

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予案煬帝所作泛龍舟。隋志載於龜茲部條內。已明其爲龜茲樂聲矣。而唐志屬之清商樂。蓋至隋末。所存清商樂調。亦大都以龜茲樂聲譜之。而非清商之舊可知也。

宋以後樂府。音調漸變。用七言雜言者尤甚。鮑照擬行路難。其機軸出自陳琳飲馬長城窟。至其變句句協韻爲隔句協韻。非復柏梁體也。謝莊懷園引山夜憂沈約八詠等詩。尤注重音節。開初唐四傑之派。唐人七言古詩又變其音節。而隔句協韻。實始於鮑照。吳均費昶之行路難。蕭子顯之燕歌行。則又排偶而換韻矣。是時文辭受此影響頗甚。其爲樂府。能稍存漢魏之骨者。惟鮑照一人矣。鍾嶸云。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材。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予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

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巋積細微。專相凌駕。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按鍾嶸此論。世頗謂專爲譏評沈約而發。實則永明體興。而漢魏詩亡。嶸蓋深慨之也。唐李德裕文章論云。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尙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卽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德裕此論。正與鍾嶸意同。其謂江南惟於五言爲妙。蓋指齊梁新體而言。律詩從此出也。劉熙載藝概云。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庾信詩益晚益近耳。實不自庾信始。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精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亦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勳。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十有一。轉爲柱國。一轉爲武騎衛。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勳十二轉。非作於唐人而何。要木蘭之人與事。則或出代魏間。予

按此詩不惟似晉人作。饒有漢魏氣習。是唐人善學漢魏者。斷非齊梁人所作。

宋齊至隋。擬漢鏡歌魏鼓吹曲。亦均類新體詩。而與律詩相近。其擬相和歌辭清商三調亦然。蓋與漢魏截然不同。是時西曲尤盛。其變遷之迹。觀郭樂府所載。可得觀矣。

晉末宋初作者。自推淵明靈運。而顏延之其次也。至謝惠連得靈運之獎借以成其名耳。鍾嶸稱其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長轡未聘。又云。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蓋在當時諸謝中。亦其次選。

鮑照詩。鍾嶸稱其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譏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延年。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予案宋書稱照文辭贍逸。嘗爲樂府。文甚適麗。世祖以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據此。則嶸所謂頗傷清雅。爲言險俗者所附。正照之避讓孝武帝。懼爲所忌之故。沈德潛謂明遠樂府。如五丁鑿山。開人世所未有。後太白往往效之。五言古亦在顏謝之間。又曰。宋人詩日流於弱。古之終。律之始也。無鮑謝二公。恐風雅無色。劉熙載取照賦句。孤蓬自振。驚沙自飛。爲照詩之評。均爲允當。

謝朓詩。鍾嶸謂其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適。足使叔源失步。

。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拙。過其文。按南齊書稱朓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無此詩也。沈德潛稱其靈心秀口。每誦名句。淵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又云。康樂每板拙。玄暉多清俊。然詩品終在康樂下。能清不能厚也。劉熙載云。謝玄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予謂其清俊一派。正唐人所師。至善自發端。而篇末多躓。蓋其年不永。蹈禍機而死之兆。朓賜死年纔三十六。王融賜死年二十七。史以爲賈誼終軍之流亞。以文字相福命。亦往往然矣。

沈約詩。鍾嶸謂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論。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於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又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案南齊書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書約傳云。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蓋朓約諸人詩。皆律體所祖也。約傳又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善爲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鍾嶸評江淹詩。謂其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評范雲詩。謂其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蓋在永明體中常以朓約爲首。而江淹范雲次之。

沈德潛謂約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邊幅尙闊。詞氣尙厚。能存古詩一脈。爾時江屯騎何水曹各自成家。可以鼎足。至謂江淹詩。頗能修飭。而風力未高。謂何遜詩。雖乏風骨。而情辭宛轉。淺語俱深。宜爲沈范心折。則以約與淹遜相提並論而約稍高。其言尙不誣也。晉遷江左。人文隨之南渡。李延壽北史文苑傳敘。歷述在北文學之士。並纂修御覽者。凡百數十人。其在北魏北齊北周傳世有詩者。纔二十餘人。其間以溫子昇庾信爲著。而信乃自南而留於北者也。子昇傳云。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其嘉許亦至矣。沈德潛曰。陳隋間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於琢句中。復饒清氣。故能拔出流俗中。所謂軒鶴立雞羣者耶。又云。子山詩固是一時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胤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按杜甫詩雖有似子山者。非學子山者也。唐初四子詩。始是步趨子山。杜甫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豈自謂耶。

隋楊素詩。劉熙載謂其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沈德潛曰。武人。亦復奸雄。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予案明詩可謂弊矣。而阮大鍼詩學陶。沖澹夷遠。詩自詩。人自人耳。以其人品合詩觀之。則不類。不類非佳詩也。

北史文苑傳云。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尙。雅有異同。江左宮商

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撥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垂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此絃分別南北好尙。持論甚正。隋書文苑傳文略同。

舊唐書文苑傳云。近世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新唐書文藝傳云。唐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叩。故王揚爲之伯。是沈約之影響。至唐初猶未沫也。

王閻運八代詩選眉批摘錄於下。 (宋文帝劉義隆) (滑臺詩) 咏史一派。 其病在不能拙。 (孝武帝劉駿) (游覆舟山) 澀體亦佳。 (登作樂山) 荒蔚。 (與廬陵王紹別) 悽然增兄弟之感。 (拜衡陽文王義季墓) 清勁。 (劉義恭) (彭城戲馬臺集) 清勁。 (劉鑠) (擬行行重行行) 從臨河濯長纓二句脫化沈思撰語。 臥坐二句沈思撰語。 (擬明月何皎皎) 纖麗。 (擬孟冬寒氣至) 原非清勁。 此乃寬和。 開初唐人法門。 (代收淚就長路) 清勁。 (何承天) 何詩兼張華左思二派。 (雉子游原澤篇) 寬和。 泉流誠謂淪胥以敗。 (顏延之) 顏詩大抵寬和。 (秋胡行) 樂府。 訪室思

白馬而作。焦仲卿詩羅敷行以外。別開一種。敍次稍文飾。節湊亦齊整。情景妙絕。勞此山中路。此字深款似女子閨中口角。涼風起座隅。比衝幃拂闥。尤爲寂寞。寢興日已寒。尤妙。駱賓王亦云。別有寒衣在。六章回幹接摧。情事宛見。局度亦紆。慙歎前相持。慙歎二字。括盡情事。八章敍述別後語。不獨使事不直致。且文法得此。便濃至婉厚。此篇妙處全在此。不急搶。有排場。九章調急響高。使一篇敷敍。如萬流赴壑。湯湯迅絕。天下奇觀也。余案此長篇謀篇之法。文之所以有章也。（應詔觀北湖田收）團曳二字出色。（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起宏敞。中出壯語。精神倍出。（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通首造字生新。余案以上三詩。其鍊字全在第三字。而通篇句法皆不變。皆上二下二一中一單字也。（贈王太常）秀立亭亭。（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此登岳陽樓第一首詩。主地險爲言。蓋城樓與觀臺異也。光祿諸詩。大抵做士衡安仁以立局。總取寬厚穩重。不以新豔爲能。其撰字風流。固是當時風尚。（五君詠）觀秋胡行知顏之秀。觀五君詠知顏之潔。二者皆不類顏平日所爲。烏知其本領無不有耶。短章綜括中。坐使語見幽憤勃鬱之氣。（謝莊）（七夕夜詠牛女應制）纖麗。深韻涼寂而豔。如見美人辭去之景。（侍宴蒜山）竟字澀而奇。分字險而平。（游豫章西觀洪崖井）如見深山晚景。亦幽靜。亦冷僻。（北宅祕園）清勁。（謝靈運）謝詩託意遙深。神契自然。所謂出水芙蓉。只是於其處處見之。人多賞其工刻而忘其神韻。（

折楊柳行）否桑喻晉亡。秦茅言己爵已降。恐不復用。（悲哉行）寬和。改觀言至春而榮也。觀其榮已知其必落。故曰終始在初生。（述祖德詩）寬和。左思一派。晉師。自是誤用。不必曲說。拯溺二句。想出學問人功業不凡。（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高華。文情具美。局度超然。首賦九日。便帶離開意。蘭卮五字。美宋公優賢。有字。用未濟上交詞。言飲酒也。或云用需卦詞。取君子飲食宴樂之象。和樂句。用鹿鳴詩序。以美好賢之誠。極之天下皆理。宿心三句。傷已不能辭其榮。以深美孔令也。詩明白如此。而何焯等乃有未及孔令止足等語。妄淺可憫。（從游京口北固應詔）寬和。皇心二句軒敞。曾是。舊注以爲在位之歇後語。言雖在官。而有舊山之想。（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寬和。遠度。指之郡。班壁。卽分珪也。或曰謂連城也。（鄰里相送至方山）高華。潔清精緻。（過始甯墅）寬和。（富春渚）清勁。（七里瀨）高華。奇麗。余過嚴瀨。方知落日句寫景之妙。他手必不肯放過嚴光。此只一句了之。又用任公作陪。高潔非常。心目曠曠。（登池上樓）深靜高亮。兼而有之。春草句。以當時思不屬。忽得目前景。安放得地。故愜意耳。非謂一句工妙自然也。（游南亭）情所止。言甘心服藥。若將終身。故歎衰老也。（游赤石進帆海）歇字脆絕。况乃。猶曠如恍然也。若作虛字。便與上下文乖。海月作蚌釋者。可笑。石華已不必爲海族。况海月耶。若如此解。康樂自供爲捕蚌蛤矣。（登江中孤嶼）明季鮮瑩。正絕是實。

字。以對中川。（登永嘉綠嶂山詩）寬和。踐夕。言一日游至夕也。故蔽翳處皆到。（石室山詩）靈氣撲人。（游嶺門山詩）寬和。盈字佳。以映空字。巷中情思滿。亦以滿字映巷中也。（齋中讀書）寬和。輕舊生脆。謝詩中別調。（命學士講書）寬和。兩詩皆謝公治郡之跡。觀其胸次。似亦循吏。固異於俗吏也。（初去郡）謝公非恬淡人。而誦其詩令人心迹寂寞。良由筆妙度舒也。野曠二句。脫離塵中。天地爲爽。寫得出去郡光景。憩石二句。寫得出去郡心事。臞肥承上落英。流停承上飛泉。興也。（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謝公號山賊。而云罕人功，游山治宅。二者渺不相妨也。（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澹漾空明。游能光景更佳。是真得游理者。否則徒勞跋涉耳。（登石門最高頂）寬和。寄興遙深。有傲世之志。（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此首稍密。（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寬和。言孤游非吾情所歎。而賞心坐廢。此理難通。余按此爲攻訐其爲山賊者而發。（從斤竹澗越嶺溪行）如畫。言情以賞心爲美。而人事昏昧。不能辨之。此行乃一悟也。（過白岸亭詩）空翠難強名。與秀色若可餐。均是妙語。綠淨不可睡。則拙矣。人百哀。謂廬陵王。承筐樂。謂君臣情隔。不如鹿鳴之好我也。黃鳥及鹿。蓋以所見以起興。（夜宿石門詩）起四句玲瓏秀麗。異音二語。靈響滿空。（南樓中望所遲客）寬和。（廬陵王墓下作）平生四句。排彙動盪。沈鬱蒼涼。愈推開。愈沉痛。（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偶與字。下得從容大雅。不獨無宦情。亦不

矜高蹈也。如直。當作如矢。兩。謂有道無道也。深厚。（酬從弟惠連）雖仿子建贈白馬王彪作。然彼以氣勝。此以情長。大要轉而不著力。對而不同意。（入東道路詩）悲憤語。初看似高曠。（入彭蠡湖口）是久於舟中人語。（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南城縣荒僻。故羽人以下。惜其境勝而地偏。（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幽篁未能出林。以屯邇矣。然陽鳥尙掩。小者何足道。喻己之沈滯。以晉室不振故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此蓋廬陵亡後。追感當時同游諸人所作。（魏太子）起二句強作帝王語。（王粲）詞密氣疏。（徐幹）此首蓋以自喻。（臨終詩）沈痛超凡。（謝瞻）遠遜康樂。（答靈運）寬和。（於安城答靈運）詠史派。此作比之康樂。遜其轉折。而氣較勁。（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頽陽二句畫出斜陽平野之景。（張子房詩）詠史派。（謝惠連）小謝詩殊冗弱。但工作聯句。以從兄獎借。故聲名至今耳。（豫章行）亦押險韻。但覺其無勉強。有意態。（秋懷）起四句無意爲文。所謂因歌成賦。（擣衣）非不婉款。而去古遠。（鮑照）明遠詩。氣急色濃。務追奇險。其品度卑矣。然自成格調。亦無流騁無歸。無識者乃以爲風韻獨出顏謝之上。是不知翰林之驚。而以爲丹山之鳳也。鮑詩只是多琢句。精選詞。工布景。故格不得高。其勁氣纔足除冗弱耳。（代東門行）此等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也。食梅二句。比張司空巢居二句勝矣。終不若枯桑二句也。（代放歌行）直說。有倜儻雄奇之勢。末無答語竟住。所以妙

。 (代陳思王京洛篇) 珠簾二句。律詩佳句。結振起。筆勢如飛。 (代東武吟) 刻意悲涼。 (代出自薊北門行) 作邊塞詩。用十二分力量。是唐人所祖。結與前首棄席同調。 (代陳思王白馬篇) 明遠此等起法。雖整遠古度。殊有昂藏之氣。頓挫慷慨。所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 (代堂上歌行) 結四句近俚。 (代結客少年場行) 突出奇語。雖嫩持鞅而氣自壯。 (侍宴覆舟山二首) 此二首似玄暉。 (蒜山被始興王命作) (登廬山) 觀此二篇方知顏謝爲不可及。 (從登香爐峯) 全以研鍊爲工。 (從庾中郎游園山石室) 數首非不刻意學康樂。然但務琢句。不善追神。明遠天才尙如此。無怪明諸子學謝諸作。不能驚人也。 (登黃鶴磯) 蒼茫宏敞。 (贈故人馬子喬六首) 六首俱常意。而鍊響取勢俱佳。遂覺生動濃至。 (第四首) 一接便結。尺幅具萬里之規。 (第六首) 起鍊氣於無形。便有自然神力。 (送別王宣城) 微秀。 (送從弟道秀別) 明遠對句。多是律中佳聯。 (贈傅都曹別) 苦思其情。非相思真者。不知其佳。非極鍊。亦不能作此五句。 (行京口至竹里) 蘊藉中見氣骨。作結尤佳。 (岐陽守風) 歸字奇。 (擬古八首) (第一首) 末。此卽湘濱有歸鳥一種局度。彼軒昂。此深穩。明遠所規調。 (第三首) 末。言外護用兵冒功之多也。 (第五首) 微似淵明。 (第七首) 從思婦說。意苦筆曲。 (第八首) 鮑詩亦有寬博搖曳。如此等是。 (學劉公幹體五首) (第三首) 亦是律詩。與陸詩驅馬陟陰山同調。 (行藥至城東橋) 四句以排句爲宕。後人倣古。先戒對

偶。由俗說早有六朝駢儷之禁。使人聰明鋼。廢筆研。悲夫。（過銅山掘黃精）積字賦水甚細。（夢還詩）探袖句近襲。以鋪敘太詳也。古人但云既來不須臾。未肯如此瑣瑣。（玩月城西門廡中）新月初出。光景靈幻。此以實寫傳虛景。後人不能再著語。此首佳在首八句。而元稹乃摘其歸華二句。以概晉後之詩。小人之不通如此。（苦雨）雞羣句苦雨實景。非老筆不能寫。促明。猶達旦也。（詠秋）纖巧。寂然傷人。（和王護軍秋夕）（詠雙燕）（第二首）杜子美賦物律詩。全學此。此正可爲律祖。不足爲古祖。（傅亮）（奉迎大駕道路賦詩）言祖舟之忠告。豈待智者而後知。予懷之情。久發吟詠矣。（范曄）（樂游應詔詩）寬和。山梁二句。亦律詩嚴重之句。（吳邁遠）（飛來雙白鵝）吳詩音節。殊不能合宜。沈約因此等而發狂言也。（胡笳曲）末二句如倒轉。並是常建集中上品。順敘却不佳。（長相思）人馬二句佳。庾子山用之云。馬有風塵色。人多關塞衣。便全意味。（袁淑）（效古）諱此無味。（王微）（詠愁）憂隨二句雖撰而不傷巧。（顏竣）（淫思古意）流字當是描風。然句殊雜。（何偃）（冉冉孤生竹）賦萍者少言終始。此固新奇。詩家多言盛顏難久。此獨追昔芳而感過時。亦新。（荀昶）（擬相逢狹路間）擬古如此。絕無可法。存一篇以備式。（湯惠休）（怨詩行）纖麗。（江南思）言向春草而含情者。皆有故宅之思。殊不易解。而望之若婉妙。（楊花曲）（第二首）銜心終覺太險（第三首）此吃語詩。（孔欣）（相逢狹路間）此

反相達行之意而擬。與王康琚反招隱詩同。造句略似百一詩。（蕭環）（貧士詩）理語雖不生厭。究無意致。（南齊）齊以後詩。漸有畫家超逸之意。多取遠神。意淡而色腴。後人便以爲齊梁豔體。蓋徒見其脂粉等字。謂爲薄弱。不知其不及古處。皆是過求新妙。取神遺迹。便入空悟一派。古人所以獨絕者。無心求妙也。後人至並齊梁妙處。亦不能知。何況魏晉。嗟乎。不知其妙。而言其不妙。何其有膽而無目至於此也。（蕭子良）（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淹館。未詳。疑是河館。蓋指獻王也。又案或是用奄中傳經事。漢書藝文志。古禮經。出于魯淹中。多天子諸侯之制。經五十六卷。七十篇。以有師徒故稱館矣。雷次宗與慧遠講喪禮。故以淹中比之。（王融）（淶水曲）麗色藻辭。令人神移。（青青河畔草）婉麗欲絕。（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巫山高一首）秀遠冠時。（望城行）八句嫌少。此題自應鋪敘。（法樂詞）六詩俱是律體。然其佳句。非全入唐派。故仍選爲古體。余案唐律體從齊梁詩出。齊梁間祇言四聲。尙未成律體詩也。王氏分別古體新體爲二。以示新體詩爲唐律詩之祖耳。判別甚細。齊梁詩。爲漢魏詩渡入唐宋之階。猶之騷賦。爲三百篇渡入漢魏之階。不可不知也。（寒晚敬和何徵君點）詩中有畫。畫中有聲。（和王友德元古意）纖麗。（王延）（別蕭諮議）有懷賢修己之意。（謝朓）元暉詩搖曳雍容。有名士美人風度。其運重能輕。尤不易及。（詠邯鄲才人嫁爲廩養卒婦）唐人宮怨。屢襲此意。（游山）傲然自足。（將游湘水尋句

溪)寬和。(游東田)或云生煙字。當作實用。吾未見有熟煙也。講詩切忌入魔。聊於此發之。春水穀紋生。自可作生熟之生。以穀本分生熟。(答張齊興)得贈言之雅。(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結四句悽愴激昂。悲憤交集。(酬王晉安德元)南中二句。蓋京洛已秋。晉安未寒。然橘柚鴻雁四字頗滯。或乃以爲語妙不覺陋矣。豈不知北寒妾已知。南心君未見乎。(郡內高齋閒望答呂法曹)寬和。以用經語生姿。(在郡臥病呈沈尚書)寬和。言古人處劇郡猶臥治。況我邊郡耶。全學康樂局度。(同羈夜集)纖麗。結疏散。(懷故人)寬和。句調雖諧。體格自古。清風一句。則弱矣。(始之宣城郡)依字甚得外郡官況。祇千里言恭朝命也。(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纖麗。天際二句絕高。唐人如王李高岑。皆摹之入律。屢韻寄懷深遠。情致搖曳。不可及也。(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以綺練相對生色耳。若作單句便不能佳。(始出尚書省)邑里二句。亦從康樂野曠天高二句生出。其佳處更易見。(觀朝雨)寬和。(宣城郡內登望)寬和。(冬日晚郡事隙)平陸下蟬噪二字。非遠望不知。(冬緒驕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已近唐。不失其秀。由其筆不流也。余案謝宣城爲極揚宮商四聲之論者。此詩協韻猶去入不分。其(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詩)鉛刀安可操。操持之操。今義平聲。謝作去聲用。足證齊梁間。尙不似後來韻家之楷槓也。(養敬亭山廟喜雨)突入思故鄉。而強以樂極二字紐之。終覺不貫。(賦貧民田)此結亦入思鄉意。而渾然

無痕。對神與對民言體殊也。（秋夜解講）支遁派。雲物二句。是排律中佳句。（秋夜）纖麗。淒靜清妙。（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寬和。（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三國皆以霸許之。是史識。然在當時。是通議。至今方爲特見耳。極仿宣遠張子房詩格。（夏始和劉孱陵）積羽爲衣。言隱服也。蓋鶴氅之類。更賦。蓋卽賦貧民田也。（新治北窗和何從事）寬和。（和王長史臥病）還字細。後人所謂春歸也。（答沈右率諸君餞別）巧麗。悠然餘韻。（江孝嗣）（北戎瑯琊城詩）芳樹二句。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劉繪）（餞謝文學離夜）高華。此與江詩。皆開唐人澹遠取神一派。（丘巨源）（詠七寶畫團扇）末數句竟作正論。不厭迂拙。以卷情二句細熨也。（陸厥）（邯鄲行）纖麗。豔女淡妝。有此風致。（顧歡）（臨終詩）善死字新妙。人皆有死。獨無如其不善何也。（梁武帝蕭衍）（芳樹）香豔搖蕩。其佳處在實力正寫。（有所思）詞家所謂惟有別時全不忘也。（臨高臺）山河色。是春氣蒸秀之景。情來之來字妙。同心相知。精神來往。（雍臺）開唐人神韻一派。（擬明月照高樓）所願寄。以用感長樂三字。便不滯句下。（直石頭）抽簪歸隱。已成熟調。此直言大雅。故是帝王與文士不同處。（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常意。以造句有遠神。（游仙）此蓋自喻未卽受禪之意。（古意二首）次首雙結調新。結二語尤妙。（昭明太子統）（長相思）美人如畫。是蘊藉靈慧人。（鍾山解講）賓遊之樂。貴游之樂。（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當時此體。已有用典押韻之弊。但尙不鼓努爲力。餽釘見長耳。余案題云賦三十韻詩依次用。未知依誰何之次。其爲後世和詩次韻之祖耶。（簡文帝綱）（采桑）轉節玲瓏。出語清麗。李太白所宗。（怨詩）梁以後詩。難得此警動之句。雄倜之氣。（龍邱引）謝眺一派。（半路溪）出口卽搖蕩生姿。（登城）清瘦。（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不似惠連。彼沈著。此輕藉。（沈約）沈休文自負知音。其才不靈。大概祖陸士衡、鮑明遠、顏延之、而俱得其形貌。乃以宮商中律。妄謂獨得。顧云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亦大膽矣。今其詩具在。烏視其勝前人乎。彼固不知雙聲疊韻。非文章之宗也。（卻出東西門行）地遠山河沒。沒字奇。結壯。（鼓吹曲芳樹）亦跌宕。（夜夜曲）豔詩而能使橫筆。（侍宴樂游苑餞呂僧珍應詔）此當是極意經營之作。輕重吞吐俱入妙。結自敍并頌揚。三面俱到。出語尤斟酌盡善。筆亦搖曳。（游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首）（第四首）窈冥二句。空曠瀟灑。（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怨憤語。使京中不敢恨。由筆蘊藉。（游沈道士館）宦游人真有此境。亦苦亦趣。（古意）著力出語。實是對月情事。（宿東園）此篇亦極有名。其寫景處。漸細密新巧。荆扉新故。是畫村舍者所不能到。（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殊覺清淺。（詠雪應令）亦纖新。非大手筆賦物。遂開後人琢句鍊景之法。（江淹）文通詩固是梁後一大家。然學力深而天才狷。無橫絕一世之氣。有守先待後之功。詩家守成之主也。（侍始安王石頭）平原四句一氣。蒼然雄颯。（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蕭秀。《望荆山》秋日懸清光。只是一懸字奇。清光皎然。方見得是懸光也。若中天懸明月。又是經戰地寫出孤寂。然懸月不如懸光矣。《步銅臺》文通善用哉字。他人效之。便成掉書袋。《秋至懷歸》以下數首。是學康樂。恐成晦澀。故特作流宕。亦矯弊之善也。但其調節。不如謝響。《游黃蘗山》松朮橫眼前。橫字便有滿目煙霞之意。《無錫縣歷山集》撫楚辭之秀。《臥疾怨別劉長史》湯顯祖作曲子。偷此始懷二句云。知他一枕秋清怎生還害的是春前病。所謂無可奈何也。《雜體詩三十首》此篇頗仿古人。仍用己長。不嫌襲取。未敢橫逸。最得擬古之法。有名一代之多。多是文通宗派。惜才難秀逸。故後人有優孟之嘲耳。然使優孟不學叔敖。遂稱豪傑耶。《古離別》清麗。是李白所祖。《李都尉陵從軍》後四句似迫促。以有意簡老。甯率不衍。正是苦學之效。《陳思王曹植贈友》卽襲庭樹微銷落意調。字研而反不麗。《劉文學楨感遇》感恩報知。使人不惜獎借。《阮步兵籍詠懷》阮詩大要爲文通所師。故語尤相近。《陶徵君潛田居》陶此種不過如此。其絕處在雄渾悲壯。不在閒適真朴也。如曰不然。試觀此作。《謝臨川靈運遊山》此亦云圖史磨滅。甚乖謝公之爲。《顏特進延之侍宴》見韻。特進不能過也。《謝法曹惠連贈別》非不似。不能佳耳。《王徵君徵養疾》明漪絕底。有此美秀。《休上人怨別》日暮二句。髣髴幽深。遂爲千古名句。《效阮公詩十五首》十五首是刻意極似之作。少欠縱橫之氣。江之境。順于阮公多矣。故不能強作

憤激也。中心有所思二句。徙倚旁皇。（清思詩五首）此效靖節讀山海經諸作。（范雲）（贈張徐州謾）一徐州牧。足令人榮如此耶。然物情棄疵。貴賤判隔。既是疑非。中有憤慨。惜章法轉折。不能曲赴。（邱遲）（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初唐應制所宗。（且發漁浦潭）村童二句路人觀行客情狀。令人失笑。（任昉）（濟浙江）飄灑。（別蕭諮議）舉韻入情。然稍近俗。（出郡傳舍哭范僕射）首言平生尊貴。禮絕羣僚。然與我相知。白首如昔。故下文言生死一交情也。末痛其撒瑟而已安歌。悲憤情至。（王僧孺）（爲何庫部舊姬擬蘼蕪之句）首擬上山下山二句乃成如此輕逸。（柳惲）（江南曲）輕雋。（贈吳均）柳詩大約有手揮目送之致。文中逸品也。後人所謂神韻。卽是此種。以爲得味外味。至欲宗師之。則過矣。（吳均）（與柳惲相贈答六首）連篇詩既不似一章。又非各具首尾。當是前後唱和。自有別題。後人搜之不得。乃言相贈答耳。（贈周散騎與嗣）意氣不可一世。（何遜）（送韋司馬別）常語生情。（與蘇九德別）三五二句分承月草而語有工拙之判。（王筠）（秋夜）巷中情思滿。猶未若此滿四屋。（游望）此從日出東南隅化出。因此之工。益悟彼之妙也。（劉孝綽）（酬陸長史倕）此等長篇。看似冗長。然唐人如高岑李杜。皆有此一種鋪敘。初不以警鍊新豔爲長。蓋後來之長篇。又一法門也。（望月有所思）此又細碎入妙。（劉孝威）（驄馬驅）結亦聯翩不住。（郟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見美人而憶婦。似乎溫柔敦厚矣。能不嫌褻其婦乎。不嫌

輕此美乎。作詩切忌迂腐。至名教亦不可廢。似正實邪。尤當辨別。（徐勉）（采菱曲）盡濼迂之趣。

○（劉峻）（始居山營室）深泉出山泉脈二語能狀其景。（陸倕）（以詩代書別後寄贈京邑寮友）陸原詩清澈。劉和詩凝重。二作相較。陸尤迫唐。（王樞）（至烏林邨見采桑者因有贈）此亦與孝威同意。然是調采桑者之詞。又云不許覓新知。便成善謔。（陳後主叔寶）（關山月）語冷。有鬼氣。結草草。（晝堂良夜履長在節歌管賦詩迺筵命酒十韻成篇）拉韻強湊。韓愈所喜也。余案題云十韻成篇。而所押之韻多難字。當是限韻之始。（張正見）（應龍篇）張詩極多。殊無名篇。此當時一儉父也。（北魏節閔帝拓拔恭詩一首）當時江南日趨於律。河北尙有古風。然無清才。徒有昔調。至庾信之徒。以詩稱於北。而南北風氣同矣。（庾信）（夜聽搗衣）庾詩轉韻。又是一種雋永之調。調彌工亦彌卑矣。（隋顏之推）（古意）用典敘情。亦爾時長技。（楊素）（贈薛內史）此等句不對。亦何能佳。

五代詞選釋續

俞階青

薛昭蘊

女冠子

求仙去也。翠鈿金篋盡捨。入巖巒。霧捲黃羅被。雲雕白玉冠。野煙溪洞冷。林月石橋寒。靜夜松風下。禮天壇。

上闕平敘捨家入道。下闕野煙二句。不用香燈梵唱等語。而虛寫山野景色。自有出塵之致。結句、松風靜夜。頂禮天壇。想見黃縵入道。禮星瑤殿時也。偶憶近人詩。花雨封瑤砌。香雲護石壇。春風吹佛面。龍女鬢鬢寒。同此靜境。鹿虔扈、尹鶚、皆有女冠子詞。殆道女爲當時風尚耶。

浣溪沙

粉上依稀有淚痕。郡庭花落欲黃昏。遠情深恨與誰論。記得去年寒食節。延秋門外卓金輪。日斜人散暗消魂。

握手河橋柳似金。蜂鬚輕惹百花心。蕙風蘭思寄清琴。意滿便同春水滿。情深還似酒杯深。楚烟湘月兩沉沉。

江館清秋纜客船。故人相送夜開筵。麝烟蘭燄簇花鈿。正是斷魂迷楚雨。不堪離唱咽湘絃。月高霜白水連天。

越女淘金春水旁。步搖雲鬢佩明璫。渚風江草又清香。不爲遠山凝翠黛。只應含恨向斜陽。碧桃花謝憶劉郎。

第一首紀初別。淚痕界粉。起句便從對面著筆。則日斜人散。消魂者不獨一人也。二首紀重逢。蜂鬚句、取譬微婉。下闋、水滿杯深。詞筆亦筆酣墨飽。結句、楚烟湘月。以蕩漾之筆作結。非特語極含蓄。且引起下首楚江送別之意。三首紀送別。其第一首言延安秋門。此言楚雨。當是由秦地而之三楚。其第二首言思寄清琴。此言湘絃離恨。當是遠行者雅善鼓琴。月高霜白之宵。七條絃上。宜其離心凄咽也。四首從行者著想。步搖插花。雖依然盛飾

。而碧桃花下。斜陽凝盼。料知憶及劉郎。則已之湘雲南望。離懷從可知矣。
。四首皆情殷語婉。六朝之餘韻也。作者有謁金門調。結句云。早是相思腸
欲斷。忍教頻夢見。情致與此四詞相似。

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玉堦花露滴。月朧明。東風吹斷紫簫聲。宮漏促。簾外曉啼鶯。
。愁極夢難成。紅妝流宿淚。不勝情。手按裙帶繞花行。思君切。羅幌暗塵生。

前調

秋到長門秋草黃。畫梁雙燕子。出宮牆。玉簫無復理霓裳。金蟬墜。鸞鏡掩休妝。
。憶昔在昭陽。舞衣紅綬帶。繡鴛鴦。至今猶惹御爐香。魂夢斷。愁聽漏更長。
。兩調之首句。非特相應。且音節入古。裙帶句、舊恨新愁。一時并赴。皆在

繞花徐步之時。塵生句、卽君王不到草與堦平之意。次首之下闕。憶昔年之榮寵。見今日之悲涼。爐香句、戀羅袂之餘薰。惜檀槽之餘煖。怨而不怒。詩之教也。

顧夔

荷葉杯

夜久歌聲怨咽。殘月。菊露冷微微。看看溼透縷金衣。歸摩歸。歸摩歸。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院長莓苔。手按裙帶獨徘徊。來摩來。來摩來。

露溼羅衣。見凝盼之久。手按裙帶。見企懷之深。而歸摩歸來摩來兩句。爲全首傳神之筆。

楊柳枝

秋夜香閨思寂寥。漏迢迢。鴛帷羅幌麝烟消。燭光搖。正憶玉郎游蕩去。無尋處。又聞簾外雨瀟瀟。滴芭蕉。

醉公子

漠漠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倚小山屏。金爐向晚扃。睡起橫波漫。獨坐情何限。衰柳數聲蟬。魂消似去年。

前調

柳岸垂金線。雨晴鶯百轉。家住綠楊邊。往來多少年。馬嘶芳草遠。高樓簾半捲。斂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

此三調意境相似。前調鴛帷二句。與醉公子之小屏山二句。皆言室內孤凄之況。前調之簾外芭蕉句。與後之衰柳蟬聲句。皆言室外蕭瑟之音。兩詞之宣明本意。玉郎一去。與相逢之難。其意亦同。以詞句論。則醉公子調。紅藕秋雲之寫景。攢蛾倚枕之含情。勝於楊柳枝調。其衰柳魂消二句。尤神似金荃。

浣溪沙

紅藕香寒翠渚平。月籠虛閣夜蛩清。塞鴻驚夢兩牽情。寶帳玉爐殘麝冷。羅衣金縷暗塵生。小窗孤燭淚縱橫。

前調

雲淡風高葉亂飛。小庭寒雨綠苔微。深閨人靜掩屏帷。粉黛暗愁金帶枕。鴛鴦空繞畫羅衣。那堪孤負不思歸。

兩調中惟牽情思歸二句。見其本懷。寶帳羅衣等句。皆以穠麗之筆。寓宛轉之思。兩調之起筆寫景。皆清俊。飛微二韵尤佳。

河傳

燕颺。晴景。小窗屏煖。鴛鴦交頸。菱花掩卻翠鬢。慵整。海棠簾外影。繡帷香斷金鸚鵡。無消息。心事空相憶。傍東風。春正濃。愁紅。淚痕衣上重。

前調

棹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天

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意向誰說。倚蘭橈。獨無聊。魂消。小爐香欲焦。

此調之用筆。如短兵再接。音節如促柱么絃。須在急拍中以詞心一縷縈之。兩調之收筆三句。皆情景雙得。愁紅魂消。固爲押韻句。卽連下句誦之。亦殊有致。

木蘭花

月照玉樓春漏促。颯颯風搖庭砌竹。夢驚鴛被覺來時。何處管絃聲斷續。惆悵少年游冶去。枕上兩蛾攢細綠。曉鶯簾外語花枝。背帳猶殘紅蠟燭。

臨江仙

碧染長空池似鏡。倚樓閑望凝情。滿衣紅藕細香清。象牀珍簟。山障掩。玉琴橫。
。暗想昔時歡笑事。如今贏得愁生。博山爐暖淡烟輕。蟬吟人靜。殘日傍。小窗明。

兩詞皆懷人之作。前半寫景。後半言情。布局皆同。其佳處皆在結句。已鶯

啼破曉。而殘燭猶明。錦衾待旦。其獨眠人起可知。臨江仙之蟬吟三句。悄無人處。但有蟬聲，斜日在窗。愁人獨倚。其風懷掩抑可知矣。

鹿虔扈

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周道黍離之感。唐宋以來。多見於詩歌。在詞中、惟南唐後主。亡國失家。語最沈痛。虔扈詞亦善感乃爾。誦露泣紅香句。與獨與銅人相對泣。淒涼殘月下金盤。其音皆哀以思也。

魏承班

生查子

煙雨晚晴天。零落花無語。難話此時心。梁燕雙來去。琴韻對薰風。有恨和情

撫。腸斷斷絃頻。淚滴黃金縷。

上闋花落燕飛句。有珠玉詞無可奈何似曾相識之意。下闋懷舊而兼悼逝。殆有鳳尾留香之感耶。

尹鶚

滿宮花

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後庭香嫋。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

臨江仙

深秋寒夜銀河靜。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夢等閑成。逡巡覺後。特地恨難平。紅燭半條殘燄短。依稀暗背銀屏。枕前何事最傷情。梧桐葉上。點點露珠零。

二詞一寫宮怨。一寫閨怨。其時身值亂離。懷人戀闕。每緣情託諷。二詞皆清麗爲鄰。臨江仙之結句。尤有婉約之思。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

與零露句同感也。

毛熙震

菩薩蠻

梨花滿院飄香雪。高樓夜靜風箏咽。斜月照簾帷。憶君和夢稀。小窗燈影背。燕語驚愁態。屏掩斷香飛。行雲山外歸。

菩薩蠻詞。宜以風華之筆。運幽麗之思。此作頗似飛卿。香斷雲歸句。尤爲俊逸。

清平樂

春光欲暮。寂寞閑庭戶。粉蝶雙雙穿檻舞。簾捲晚天疏雨。含愁獨倚闌帷。玉爐烟斷香微。正是消魂時節。東風滿院花飛。

僅爲清穩之作。結意含蓄。自是正軌。

臨江仙

幽閨欲曙聞鶯囀。紅窗月影微明。好風頻謝落花聲。隔帷殘燭。猶照綺屏箏。
繡被錦茵眠玉軟。炷香斜裊烟輕。淡蛾羞斂不勝情。暗思閑夢。何處逐行雲。

月斜將曙。而殘燭猶明。隱寓懷人不寐之意。結句、夢逐行雲。卽已亦不知其處。上下闋之結句。皆善用紆迴之筆。

李 珣

南鄉子

傾綠蟻。泛紅羸。閑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輕浪裏。同游戲。夾岸荔支紅蘸水。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迷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
攏雲髻。背犀梳。焦紅衫映綠羅裾。越王臺下春風煖。花盈岸。游賞每邀鄰女伴。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暗裏回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先過水。

雙髻墮。小眉彎。笑隨女伴下春山。玉纖遙指花深處。爭迴顧。孔雀雙雙迎日舞。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風景有池塘。木蘭舟上珠簾捲。歌聲遠。椰子酒傾鸚鵡琖。

新月上。遠煙開。慣隨潮水采珠來。棹穿花過歸溪口。沽春酒。小艇纜牽垂岸柳。

攜籠去。采菱歸。碧波風起雨霏霏。趁岸小船齊棹急。羅衣溼。爭向桄榔樹下立。

詠南荒風景。唐人詩中。以柳子厚爲多。五代詞。如歐陽炯之南鄉子。孫光憲之菩薩蠻。亦詠及之。惟李珣詞有十七首之多。今錄八首。荔子輕紅。桄

柳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縈以豔情。爲詞家特開新采。

浣溪沙

訪舊傷離欲斷魂。無因重見玉樓人。六街微雨鏤香塵。早爲不逢巫峽夢。那堪
虛度錦江春。遇花傾酒莫辭頻。

紅藕花香到檻頻。可堪閑憶似花人。舊歡如夢絕音塵。翠疊畫屏山隱隱。冷鋪
文簾水粼粼。斷魂何處一蟬新。

微雨鏤塵。琢句殊新。頻字韻。相思無益。不如沈醉消愁。珠玉詞酒筵歌席
莫辭頻。亦卽此意。次首屏山文簾句。雖眼前景物。如隔山水萬重。小橋南
畔。不異天涯也。作者言情之詞。尙有酒泉子西溪子河傳巫山一段雲諸首。
皆意境易盡。不若此詞之蘊藉。

定風波

鴈過秋空夜未央。隔窗煙月鎖蓮塘。往事豈堪容易想。惆悵。故人迢遞在瀟湘。

縱有回文重疊意。誰寄。解鬟臨鏡泣殘妝。沈水香消金鴨冷。愁永。候蟲聲接杵聲長。

前調

簾外煙和月滿庭。此時閑坐若爲情。小閣擁爐殘酒醒。愁聽。寒風落葉一聲聲。惟恨玉人芳信阻。雲雨。屏帷寂寞夢難成。斗轉更闌心渺渺。將曉。銀釭斜照綺琴橫。

此二詞在每闕中間以兩字句換韻。節奏若急柱鳴箏。詞意亦隨之轉換。有短歌意味。

歐陽炯

三字令

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捲。翠簾垂。采牋書。紅粉淚。兩心知。人不
在。燕空歸。負佳期。香燼落。枕函敲。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

十六句皆三字。短兵相接。一句一意。如以線貫珠。粒粒分明。仍一絲縈曳。錄之以備賦此調者取則。

南鄉子

畫舸停橈。槿籬花外竹橫橋。水上游人沙上語。回顧。笑指芭蕉林裏住。

前調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前調

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擡素手。

前調

袖斂鮫綃。采香深洞笑相邀。藤杖枝頭蘆酒滴。鋪葵蓆。豆蔻花開趁晚日。

寫蠻鄉新異景物。以妍雅之筆出之。較李珣南鄉子詞尤佳。

歐陽彬

生查子

竟日畫堂歡。入夜重開宴。翦燭蠟煙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騮。直待更深散。

專敍豪家張宴。竟日狂歡。夜午始散。士大夫沈酣如是。宜五代之政衰祚促也。

閨選

定風波

江水沉沉帆影過。游魚到晚透寒波。渡口雙雙飛白鳥。煙裊。蘆花深處聽漁歌。扁舟短棹歸蘭浦。人去。蕭蕭竹徑透青莎。深夜無風新雨歇。涼月。露凝珠顆入圓荷。

純是寫景。惟人去二字見本意。在陸則莎滿徑荒。在水則露寒月冷。一片蕭寥之狀。殆有感於王根樊重之家。一朝零落。人去堂空。作者如燕子歸來憑

弔耶。

孫光憲

竹枝詞

門前秋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閑拋殘食飼神鴉。

此竹枝女兒詞也。神鴉純黑。有黃色約其半身如帶。隨客舟飛舞。不避人。拋食輒銜去。昔年在川楚江行親見之。此詞固竹枝妍唱。卽作七言絕句誦之。亦是晚唐風調。

浣溪沙

蓼岸風多橘柚香。江邊一望楚天長。片帆煙際閃孤光。目送征鴻飛渺渺。思隨流水去茫茫。蘭紅波碧憶瀟湘。

昔在湘江泛舟。澄波一碧。映以遙山。時見點點白帆。明滅於夕陽烟靄間。風景絕勝。詞中帆閃孤光句。足以狀之。蘭紅波碧。殊令人回憶瀟湘也。

前調

花漸凋疏不耐風。畫簾垂地晚堂空。墮堦縈蘚舞愁紅。膩粉半黏金鬢子。殘香猶煖繡熏籠。蕙心無處與人同。

愁紅句。字字捶鍊。蕙心句。甘孤秀之自馨。溯流風而獨寫。其寄慨深矣。前調

輕打銀箏墮燕泥。斷絲高冒畫樓西。花冠閑上午牆啼。粉籜半開新竹徑。紅苞盡落舊桃蹊。不堪終日閉深閨。

五句雖皆寫景。而字句妍鍊。兼含淒寂。至結句言終日閉閨。則所見景物。徒爲愁人供資料耳。

河傳

花落。煙薄。謝家池閣。寂寞春深。翠蛾輕斂意沈沈。沾襟。無人知此心。玉爐香斷霜灰冷。簾鋪影。梁燕歸紅杏。晚來天。空悄然。孤眠。枕檀雲鬢偏。

前調

風颭。波斂。團荷閃閃。珠傾露點。木蘭舟上。何處吳娃越豔。藕花紅照臉。大隄狂煞襄陽客。煙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歸。心不歸。斜暉。遠汀鷓鴣飛。河傳二調。須合而觀之。上首所以斂黛沾襟。敬鬢倚枕者。以次首之襄陽狂客。偶見蘭舟豔質。卽故劍全忘。卽使強歸。而心已去。如逐斜陽鷓鴣而飛。透進一層寫法。愈見怨之深也。

菩薩蠻

月華如水籠香砌。金環碎撼門初閉。寒影墮高檐。鉤垂一面簾。碧煙輕裊裊。紅戰燈花笑。卽此是高唐。掩屏秋夢長。

前調

花冠頻鼓牆頭翼。東方淡白連窗色。門外曉鶯聲。背樓殘月明。薄寒籠醉態。依舊鉛華在。握手送人歸。半拖金縷衣。

二詞亦連綴而作。前首紀相逢。麗不傷雅。僅以淡筆寫之。後首言相別。破曉分襟。鶯聲殘月。曉景宛然。握手二句。見推枕而起。攬衣未整。已唱驪歌。握手匆匆。離情無限。與片玉詞之露寒人遠。情景相類。

前調

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裏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客帆風正急。茜袖偎檣立。極浦幾回頭。煙波無限愁。

銅鼓聲中。木棉花下。正蠻江春好之時。忽翠袖並船。驚鴻一瞥。方待回頭。頃刻隔幾重煙浦。其惆悵何如。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江樓。文人之遐想。有此相似者。

定西番

雞祿山前游騎。邊艸白。朔天明。馬蹄輕。鵲面弓離短鞮。彎來月欲成。一隻鳴辭雲外。曉鴻驚。

前調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華明。正三更。何處戍樓寒笛。夢殘聞一聲。遙想漢關萬里。淚縱橫。

二詞英英露爽。鳴髀二句。有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之概。寒笛二句。有橫笛偏吹行路難。一時回首月中看之感。一言騎射精能。一言鄉心棖觸也。

忍寒漫錄八

籀 公

溫飛卿以金荃握蘭，名其詞集，取其香而弱也。在歌詞盛行之世，金尊檀板，取便珠喉，抽秘騁妍，固宜香弱。然思不越乎閨房之內，語不離乎兒女之情，陳陳相因，亦復令人生厭。況詞樂久亡之後，詞已變爲長短不葺之新詩體，不有沈雄邁往之氣，瑰偉奇麗之辭，亦何足以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乎？元遺山稱東坡詞有因病以爲妍者，豈與夫縛於聲律，窘若囚拘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頃讀趙氏惜陰堂新刊道援堂詞，明遺民番禺屈翁山先生（大均）撰。中多邊塞之作，闕前賢未有之境。蓋先生自明亡後，嘗歷游秦隴，觀山河之勝，慨然有興復之志，與顧亭林氏如出一轍，故其磊落悲涼之概，一發於詩詞，迥異凡響也。茲特彙錄數首，與同好共賞之。

「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記燒燭雁門高處，積雪封城，凍雲迷路。添盡香煤，紫貂相擁夜深語。苦寒如許！難和爾，淒涼句。一片望鄉愁，飲不醉，鱧頭駝乳。無處問長城舊主，但見武靈遺墓。沙飛似箭，亂穿向草中狐兔。那能使口北關南，更重作并州門戶。且莫弔沙場，收拾秦弓歸去。」

金荃玉屑 續

趙叔雍

珍重閣詞話

詞中用字。當力求活著。且用活字則一義便成二義。此深鍊之說也。但所貴者理脈應認清。字面不可軼出詞意消息境界以外。又慎勿於一句中多用虛字。蓋虛實相間。斯相濟美。多用虛字。便屬潦草。不成文理。

驅遣成字。當恰合全詞之消息。如通篇淡語。則不必用藻詞。如通篇出以跌宕之音。則當用一二華瞻之成字。以顯其精彩。譬之賦夜歸。如以淡語。則曰銅壺。曰鳴鑣。張以華詞。則當曰銅龍。曰玉驄。

作詞以慧心驅靈筆。當用取譬之法。然務使取譬合於全首之情緒。哀樂悲歡。銖兩相稱。所取譬者。一動一靜。若更能以有情者譬無情。則併此無情者。亦能驅之使爲有情。尤非妙手莫辦。

通篇時令地所。晨夕陰晴。必當隨時顧注。勿使凌亂。

跌宕之詞。宜有搖曳生姿之句。裨闔起落之境。如置俊句於換頭之際。益形生色。所謂搖曳生姿。蓋指句法而言。避去禿筆。緊鍊虛字以成之。所謂裨闔起落。蓋指境界而言。或捨遠以言近。或由物而及人。或推芥子以至須彌。或斂鷓鴣歸於鷓鴣。其轉合之迹。則當在換頭下三二句顧及之。或用推開之筆。或深隱秀之情。均爲合著。

美成用蘭成顛萃。衛玠清羸。昔人尙有譏爲滯窒者。以美成爲之。通體渾成。初不必於一二處。顯執荃象。惟後人用典。則當求驅遣靈活。以一人一事爲宜。不必儷白妃青。而其用法。尤當具使得所用之情緒。勝於故實。

詞中山字作山水解。亦可作屏山解。一遠一近。一在天涯。一在閨闈。造句得宜。益顯神趣。

以花擬人。詞中習見。惟當使是花是人。合爲一體。疑花疑人。丰神兩絕。造詣更深者。或明點出有人有花。俾相映成趣。或憐花以喻惜人。或寵花以寄懷遠。

均無不可。推而言之。一切動植。桃李炫春。燕鶯交語。均可以爲寄托之資。以供翰墨之用。

天氣最關情緒。晨曦以張壯志。黃昏以示寂寥。乃至薄暖輕寒連用。益顯其無聊之相思。此其著力處。在薄字輕字上。若別訂新詞。自撰新句。亦無不可。惟當避矯揉造作之弊。

溫李麗句。隨時可作詞用。惟當通詞與詩之消息。就改合度。

詞中俊句。初則力求風致。繼乃進於渾成。終則當使語淡而情深。由無情而有情。斯爲上乘。穆之境界。固未易言也。

形容一人一事。從大處落墨。則全神入鑑。從小處著筆。則熨帖細膩。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惟寫大處忌在涉於疏曠。以致遊騎無歸。寫小處忌在纖弱釘蝕。以致陷於卑格。

極拙之字面。得一二虛字爲之傳神。運一二新意爲之張目。則此一二拙字。反能

襯出柔情。惟此尙不足語於重大拙之義。

詞中有用決絕語者。其情更深。惟決絕之語。當卽用決絕之字。如常日言離別。每稱輕棄。以申孤負之情。若決絕語。竟當稱拋撇。不必冠以形容柔婉之詞。轉減字面之力量。

詞中有應用替字者。當用替字以顯其情深。如文窗僅指窗櫺而言。一用紋紗。則隱約濟楚。非特字面有情。亦且便於下文有迴旋推溢之餘地。然通首用禿筆。主重大者。固不必刻舟以求劍。

詞中有習用替字替句而不必用者。如追念舊歡。用替字替句。則述當時之景物。直敘者則逕用芳約嘉約等字。兩兩相較。雖當與通篇侷色揣稱。然有時故故作態。轉不如逕用直敘一二字爲醒目。惟所舉之事。或無雅馴之字面。則僅可以替字替句當之。

詞有數義。愈轉愈深。亦愈見其深情。此數義者。或於通篇求之。或於三二句中

求之。或竟於一句三二字中求之。均無不可。如賦簾幕日珍珠斜墜。則墜幕已顯其鬆俊。斜墜更形其嬌慵。情致較深。不言可喻。

問天搔首一類字句。時用卽涉庸下。偶於長調數轉之中。鍊句參插。亦足一拓襟抱。

就通篇論詞。最要在疏密得宜。情事停勻。數語言景物。卽當於筆下開言情之路。俾承以虛語。轉筆清空。其必至換頭始改景言情者。尙覺過著跡象。至能融情入景。使寫景之句。字字有情。尤爲精警。惟卽就通篇融情入景言之。其寫景亦仍當分別疏密。數語落實。卽數語凌虛。或數語寫房闌以內爲實。卽數語寫雲山以外爲虛。總使相參。以免滯窒。

全詞警句。不過數語。而數語精警。尤在一二虛字。此卽機杼之說。先使求穩。後使求精。終乃使出神入化。至其不仗虛字者。筆力特深。初非易冀。百無一二也。

詞中用問語。亦見情致。惟不當作儻荒語耳。其有作倒問者。或作留待他時再問者。均文人之狡獪。但求合度。自見精彩。

作詞結拍。每患不足於意。敷衍完篇。遂致通首減色。故作詞於結拍。務當立一新意。而此新意。或襯托全文。或別餘情緒。或另開境界。均無不可。惟此意能較詞中所用各意更覺有力。顯臻點睛之妙。

詞中習見。以虛字寫情作結拍。每患力薄。若能以實字寫景結句。力自雄健。惟在結拍寫景。必須籠罩全篇。抉擇精詣。否則每有氣機窒抑之弊。

以淡語作結。亦不易工。當使情緒繚邈。有不盡之意。

寫景以寓情。當使景色靈活。用虛字固是一法。用形容字而不用虛字。尤見工力。

寫景之題。以寓情思。則不特於寫景之句。當使融情。并當使全題所指者。特以數語。融之入情。如賦江湖。便當並及潮信。再於潮信下申以芳信嘉約。方足以

盡賦題之長。至或怨或歎。儘可異趣。隨事而安。無俟拘執。

詞中多用夢境。或寫夢境。或涉夢情。其寫夢境。已有實境矣。其寫夢情者。多流於蹈虛。則當捨夢境之外。而別立境界以實之。或用夢外闌中之景物。以證其爲夢。均足避去蹈虛。別立新意。俾益精警。

詞中多自問之字面。如怪底切莫等。偶然用之。具見警策。多用則傷格。且流於滑。此等字多自尤自咎之意。用之尤當使與下文合拍。

寫景之句。兩景本未必相連。但能以對仗之句出之。或用一二虛字爲之振轉。可使兩景相連。情致益深。

春秋異候。晨夕異時。然能手卽於一句中兼用之。或立相反之意。或立相生之情。更足銷魂而動魄。

一句疊用兩字。不合剗度。自成果贅。能合剗度。情緒更深。但只宜於跌宕之短調。而未必盡宜於精穩重大之長調。

詞中言情言景以外。尚有言理之句，如草木之春蔭秋凋。流波之東注不返。此均物理。參入詞中。亦多妙諦。但在作家之驅策。使成俊語。而不害於詞藻爲要。情緒愈轉以愈深。如醒爲常態。醉則情深於醒矣。然醉有醒時。或於醒後追述醉中。或更於醒後頓悟醉亦多事。新意繽紛。名言絡繹。均足深入。若能合數義於一二句中。轉折於一二字裏。尤非易易。

述花草。述鶯燕。固易使之有情。若能以有情之人。使與花草鶯燕相酬對。其情自且更深。貴在立意有理境。造句能靈活耳。

詠物之詞。既須脫出題外。又須扣住題目。由題目中發抒情思。宛轉抑揚。其擒住賦題之語。不過數句可了。而所以抒茲情思者。可以千萬轉而無窮。方爲合作。

太不典雅之物。極難賦詞。其新異者。卻易入手。至本可比附有情者。自不待言。樂府補題諸作。卻是師法中之有端緒可尋者。

詠物詞固當言不離物。然字面用意。均當使有情緒之可言。若專以鉅釘爲工者。卽工緻亦非佳詞。此茶煙閣之終非上選也。

成語加以錘鍊。未始不可入詞。但引用成語之句。必須上下更肆其精力。神韻力求其侷儻。以爲之襯托。蓋成語多習見。非於虛處襯托。不易生色。

詠物不能不徵引故實。然當先加運用。勿使直說。勿使明說。俾撰者讀者均知有所本。而不見其迹象爲佳。其將故實刻鑿以就詞語者。縱能側豔纖巧。均非上駟。

詠物詞能於起處。以有情之語。籠罩全題。最屬不易。亦最見工力。又詞語當與賦題相稱。雄碑斷井。應出以激楚之音。綉閨蘭房。應出以旖旎之致。

物有所類。詠物之作。宜因類以求之。俾合分際。如衣之於刀尺。松之於水月。綉被之於熏鑪。是其例也。

詞句當使跳脫。欲求跳脫。尤當先能矯舉。無論千迴百折之意。當使成卓然自立

之言。文字固求藻豔。筆意固求空靈。然決不能以弱脆爲纖柔。倘恍爲深入。

詞中有轉折處。其在長調尤易顯見者。卽一句上之三字逗頓。常人往往以虛字爲轉捩。名手則用實字。其轉筆在理脉而不在字面。卽爲暗轉之一法。

詞中寫景。由晨入晚。詞中言節令。由春徂秋。移步換形。情緒自亦隨變。其用暗轉者。卽於移步之中。寓推遷之跡。不必著以虛字。

凡爲詞當擒住題意。認真爲之。此成就之數語。卽曰警句。卽無題之詞。情緒所繫。亦當有著力之處。決不可通體泛言。黯然而無色。托於渾成。

以佛語入詞。不如以禪理入詞。

間用內典字面。當擇其可通於詞者。使氣機不滯爲要。

詠物之作。首貴對所賦之物。無限珍祕。無限愛惜。而所以抒此珍祕愛惜之情者。或明說。或暗說。均無不可。

詠物詞。點題之處。往往庸下。此大當避忌者。其非點題之處。亦當扣住題面。

勿使軼出範圍。

詞調亦有義例。若九張機當作九首。楊柳枝當作二三首。多至十首。然既撰九張機九首。則首尾應使有段落。如第一首述初絀之際。第九首述綉竣之時。其中情事。不宜過於凌雜。楊柳枝或寫禁庭。或寫青樓。或志離別。然如撰十首。則第十首必須托住前九首。不能仍作零碎散漫之語。推之如撰一調一題若干首者。均應先後停勻。位置相稱。

九張機固僅言織事。然織者之情緒。夜緯之時地。無一不可推衍新義。亦惟此等板拙之題。應有個儻之句。資以生色。

小令望江南浣溪沙諸調。儘可使盡藻詞。矜其才氣。上焉者更貴在意態兩絕。不必緯以藻詞。自見馨逸。本來錦心繡口。已極難能。若復吹氣如蘭。直必壓倒元白。語淡情濃。詞簡意曲。上闕北宋。門徑在茲。

詞中避虛就實之法。如先立一於此句用憔悴之意。即當推詞中之人之境。而以所

示其憔悴之景物從旁或直截言之。則句中不必有憔悴字面。而情致自見。且復適上。

賦詠節令。倘僅運用故實。無論精穩。不過能品。若就詞中主人之情緒。引申其與節令攸關者。俳澹說來。可入神品。如九日宜登高也。或曰無高可登。或曰明歲登高不知何處。或曰舉觴僅對黃花。或曰白衣並無送酒。均勝於鋪敘九日者爲佳。如連纒數意。愈轉愈深。不用故實。則白描作法。尤近北宋。

詞有本屬第一義或第二義者。語亦工穩。然試爲更易一二虛字。則已轉入第三義。更深一層。益見洒脫者。雖非點鐵。終卜成金。故一詞之成。當多自削定。勿憚艱辛。或今日以爲可存者。三數日後。靈機偶動。又且別易數字。如是數四。至於大成。倘獲名師益友之點定。尤獲事半功倍之效。

學山詩話續

絨齋

清代詩。自歙縣程春海侍郎拔識多士。風氣爲之一變。道義鄭子尹珍。出侍郎門下。其集經集詩遂爲晚清之冠。番禺陳蘭甫澧。亦爲侍郎所得士。二君皆湛沈經術。不徒以詞章名也。譚玉生教授瑩。嘗謂壬辰科程侍郎典試粵中。侍郎淹博而兼游藝多能者也。榜後諸名士集白雲山雲泉山館。酒酣。侍郎慨然曰。粵東今日。可謂盛極矣。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此後二十餘年。亂從粵東起。再過十年。亂將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溺於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與侍郎往復。侍郎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諦視座中人曰。及見止譚子耳。後五年。侍郎卒。甲寅。洪楊起。曾拔貢亦卒。丁巳以後。內外交訐。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早皆物故。惟瑩獨存。玉生所記必不妄。侍郎殆通天人之學耶。侍郎遺集。爲祁文端雋藻所刊。舟過秦和張南山同年邀登快閣歸飲衙齋別後奉寄云。十年睽張侯。一笑登快閣。渾忘別甚速。且述相見樂。出處憂患際。耿不廢著作。必逢斲聖質。急告不待索。長筵爛漫興。良夜深淺酌。莊語間諧語。思之恍如昨。續歡在今日。今日日又落。下有東逝水。上有西飛鶴。海南五色羽。縛爲君子筆。如何署紙尾。祇合畫雲日。不讀城旦書。焉知堯舜術。君相識其循。楚澇撫亡逸。(自注。君任黃梅時。辨水災極善。)小試步文節。江月照萬室。快閣六百載。魚鳥又聲聒。却願名山藏。著書比于櫛。高賢羅滿堂。夢寐拜甲乙。(自注云。君輯國朝詩人徵異。先

成六十卷。長年狎鷺濤。厥舵不在手。卻使制奔馬。馬亦馴不走。才高百適用。慎勿掣其肘。用小不若大。用新不若久。赫赫未一舉。斷斷已衆口。毋被宵小測。必照罔兩醜。干譽定無譽。含垢實濯垢。古大有爲者。敵屣視印紐。初筵極快意。談論出肺肝。燭至促客行。沙水舟漫漫。一夕償十年。求友亦大難。狷性尅心計。勢交多面歡。况乃道藝契。植根天地寬。神劍飛合時。重取焦琴彈。丙申三月下澣。邀陳雪髓俞理初黃香鐵溫雲心孫柳君集棗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云。抱罕其頤洛鄆粹。江關百變尤殊異。揭來一抹姮娥面。偶見海雲紅照地。七寶不欄錦不幙。風焦日剝粉題瘁。可憐文譙蕭寥甚。花亦色羞不能媚。金車塵壙瓦鼓鬧。息媯無言玉奴睡。不有夢中傳彩筆。誰暖花魂拭花淚。雅材博學抗奇古。麗句清辭各名世。淵淵浩浩杳難測。相對渾如不識字。偶然談劇露鱗爪。一映吹來萬夫避。漫將何肉惱法喜。卻具伊蒲瀷香積。有芳奚待正封詠。無酒不令陶公醉。逃哉貞觀逮今日。幾飾丹霞幾傾墜。何況花光草露跡。一刹那頃琉璃器。試看諸老牛腰卷。更說仙人親手植。(謂紅杏青松詩卷。及丁香詩牌。)南能文字果持久。東海揚塵非所議。詞源心印屬五客。走亦籠東驅下駟。綠陰啼鳥日轉午。紅香叢蝶春已季。祇恐孟婆起癩末。復盼春龍渥芳意。緒風且訪芍藥榮。後期斯烹善筍概。豐臺極樂俱在遠。有興仍尋棗花寺。贈徐星伯前輩詩云。指掌河源米聚山。蒲菖葱嶺屹中間。千秋著作天公界。故遣甘英渡玉關。兩賦已傾耶律博。一編還證小顏疏。誰憐雪海冰天外。獨據銀鞍纂異書。小策青驪願盼奇。刀光如

雪擁新詩。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馬天山自打碑。數載流沙賦采薇。刀環夢繞馬頭飛。袖中拈出昆侖影。抵得封侯萬里歸。諸詩確已變易乾嘉風氣。侍郎自謂吾詩險而不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亦恰稱其詩之分量也。

章价人銅官感舊圖。題者多矣。光緒末。其子縵仙主事華。攜至京師。復續徵題詠。鄭蘇堪詩云。曾公靖港敗。章侯救以免。功名震一世。雲泥隔歲晚。歸舟近長沙。父老話兵燹。山邱易零落。銅官長在眼。作圖名感舊。自記極微婉。文襄耄年序。奮筆亦殊健。未如王翁歌。放浪情無隱。曾章今往矣。意氣固同盡。時髦論紛騰。何事挾餘慍。道高跡可卑。子賢身不泯。報恩賤者事。豈以律貴顯。彼哉李子言。徒示丈夫賤。按左文襄序云。咸豐四年三月。金陵賊分黨復犯長沙。先踞長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江。憑水結寨。步賊循岸而南。潛襲上游湘潭縣城。縣城繁富。塵市鱗比。賈舶環集。賊速至據之。文正聞賊趨湘潭。令署長沙協副將忠武塔齊布公等率陸軍。楊千總岳斌。彭秀才玉麟等。率水軍往援。偵賊悉銳攻湘潭。靖江守寨之賊非多。遂親率存營水陸各營擊之。戰事失利。公麾從者他往。投湘自溺。隨行標兵三人急持公。叱其去。不釋手。章君瞰公在舟時書遺屬寄其家。已知公決以身殉也。匿舟後。躍出援公起。公會戒章君勿隨行。至是詰其何自來。答以適聞湘潭大捷。故輕舸走報耳。公徐詰捷狀。君權詞以告。公意稍釋。回舟南湖港。其夜得軍報。水陸均大捷。殲悍賊甚多。燬餘之敗船斷槳。蔽流而下。

湘人始信賊不足畏而氣一振。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所著單襦。霑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尙可爲。速死非義。公瞑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予代爲點檢而已。時太公在家。寓書長沙飭公。有云。兒此出以殺賊報國爲志。非直爲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也。聞者肅然起敬。而亦見公平素自處之誠。後此沿江而下。破賊所據堅城巨壘。克復金陵。大捷不喜。偶挫不憂。皆此志也。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卽死於銅官。而謂盪平東南。誅攘巢馘。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敗。命有修短。氣運所由廢興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軀。則能一生死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卽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爲樂死爲哀者。然當夫百感交集。怫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憂爲苦。速死爲樂者。觀公於克復金陵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慨系之。輒謂生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余比由陝甘新疆。移節兩江。亦覺案牘之勞形。酬接之紛擾。人心之不同。時局之變易。輒有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說。匪惟喻諸同志。且預以白諸朝廷。蓋凜乎晚節末路之難。謠詠之足損吾素節。實則神明重於形軀。誠不以外而移其內。理固如是也。而論者不察。輒以公於章君及三兵。皆不錄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爲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焉。余與公交有年。晚以議論時事。兩不相合。

及蒞兩江。距公之亡十有餘年。於公所爲。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諒與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卽夫心之安。則可告之己。亦可告之公也。王闓運銅官行寄章壽齡題感舊圖云。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視天。城堞微風動矛纒。凶徒無賴往復來。潘張遷去駱受災。(道光三十年駱秉章撫湘。咸豐二年五月內召。張亮基接任。十二月張升督兩湖。潘鐸署。三年三月潘免。駱再撫湘。)閉門待死諡忠節。未死從容居憲臺。曾家嶺枷偏在頸。(湘鄉人俗語云。枷在嶺上。偏要背在頸上。言自困也。)三家村儒怒生癩。勸捐截餉百計生。欲倚江吳效馳騁。(吳文節公文鎔督兩湖。寇陷黃州。吳公陣歿。在咸豐四年正月。江忠烈公忠源以安徽巡撫守廬州。城陷死之。在咸豐二年十二月。是月曾文正公國藩方治兵衡州。)廬黃軍敗如覆鑄。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絕樓走。徐公繞室趾不停。(徐有壬)省兵無人無守禦。卻付曾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關防。直置當鋒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講。盜屯湘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釜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豬耶。(劉霞軒蓉。郭嵩燾崑燾兄弟。左生乃文襄也。是時尙係舉人。居駱撫幕。)彭陳李生豈願死。(彭玉麟。李續宜續賓兄弟。及陳士杰。)四圍密密張羅罟。此時歸甯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此彭公乃彭嘉玉)擣堅禽王在肯綮。弱冠齊年我與君。君如李廣欲無言。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歸君出難相聞。平明丁叟踏門入。報敗方知一軍泣。(陳士杰李續宜議救湘潭。彭嘉玉欲攻靖港。王闓運以救湘

潭敗可退衡桂。故贊成陳李之議。議已定。其夜三鼓。靖港士民來乞師。曾公乃分四營自帥往。交綏即退。植帥旗。令敢退過旗者斬。軍士皆從旗旁過。遂潰。督師只擬從湘壘。主簿匆匆救杜襲。十營並發事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七門晝閉春欲盡。獨教陳李刪遺疏。板橋漂破帥旗折。銅官渚畔烽明滅。一勝申威百勝從。塔龍如虎彭楊龍。塔齊布援湘潭。彭玉麟楊載福水師五營繼之。見左文襄年譜。而文襄圖序謂楊岳斌。龍未詳何人。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年贊畫功。駱相成功徐陶死。靖港之敗。湖南藩司徐有壬。臬司陶恩培。詳請奪其軍治罪。而詔有溫慰詞。且云。汝此時心搖搖如懸旌。平日自命者安在。又令奏調司道大員隨軍支應。徐陶來見曾。皆自頓首稱死罪。曾弟重歌脊令起。惟餘湘岸柳千條。猶恨前時嗚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舊邇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閒從資格磨。憑君莫話艱難事。俛得俛失皆天意。漁浦蕭蕭廢壘秋。游人且覓從軍記。案此圖題詠自以左序王詩爲能詳言當時之事實。故鄭詩特表而出之。曾文正功業之成。出於天幸。當日論其才識者。謂出江忠源下。使江在、無曾也。

道光末年。洪楊初起。撫廣西者爲烏程鄭夢白祖琛。是時宣宗知天下財匱。一意節省。聞興發輒不怡。穆彰阿值軍機處。專且久。各省督撫多先向穆探帝意。然後具摺。自廣西楊秀清洪秀全相繼起。甚熾。鄭告穆。穆令祕不以聞。文宗登極。盜不可諱。鄭始奏請自詣平樂。益調固原提督向榮率兵討捕。言官

劾鄭奪職。以周天爵署理。更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林道病死。代以李星沅。是時調兵不過數百。總集三千人止矣。周奏言寇未可輕。請募二萬人。李星沅乃奏請特派大臣視師。朝議知李周不睦。乃以軍機大臣大學士賽尚阿代李。鄒鳴鶴代周。寇據永安。圍師五萬。將領百數。大將中向榮烏蘭泰能戰。烏輕銳。向持重。又兩不相能。烏追寇遇伏。喪四總兵。寇遂圍省城。其時獨秀峯有題壁詩十數首。敘寇起及官軍守桂林事。詩無作者名。格亦甚卑。不足錄。然以考事實。亦不可棄也。詩云。孤峯卓立聳南天。憑眺關河意惘然。四境風逾傳鼓角。萬山雲暝接烽烟。邊氛未息勞宸慮。將帥無謀致凱旋。多少不平懷往事。登高執筆恨難捐。李花撲後又楊花。紅浪翻排水一涯。(廣西李世德楊秀清洪秀全。相繼而起。青白旂分千隊列。紫金山險萬重遮。干戈潦草常滋蔓。歲月因循屢及瓜。(寇起已三年)試向潯陽江上望。虎狼滿地我無家。羽書飛蹴戰塵紅。瘴海鯨鯢係帝衷。金幣遠勞傾國帑。紫泥新詔起元戎。觀梅和靖先歸道。銘斗桓侯未奏功。(林則徐張必祿兩帥。相繼卒。太息將星沈兩地。賊氛疊起正無窮。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天爵李星沅兩帥。先後來粵西。)千行坐擁心先壯。一戰歸來膽亦驚。好勇無謀花亂陣。潛師不出柳藏營。膚功未奏飄然去。縱賊殃民負聖明。三年零雨未班師。戎馬彌縫畏主知。餘粟更從天府運。使星重見相公馳。絕無豹略誅蠻寇。空有鴉軍振鼓旂。如此大權歸獨握。寶刀何日靖邊陲。(上賜鄂必隆刀)劍影刀光列從官。重重幃幕獨盤桓。圍棋自許爭先著。飛檄

俄傳失永安。固壘深溝身自衛。破折折斧罪難寬。孤城在望無人近。半載甘從壁上觀。春風春雨又花朝。戰伐經年壯志消。幕府何曾籌上策。單于忽報道中宵。封章連日稱收復。城郭無人感寂寥。最惜羣師陷四鎮。模糊身死報當朝。伴食名真宰相同。持籌莫展笑羣工。達人知命身先退。(指達都統)巴客登場曲便終。(指巴都統)望重姚崇都寂寂。才如嚴武亦空空。(指姚廉訪嚴觀察)天邊更有飛來鶴。孤負君恩獎許隆。(指鄒鳴鶴中丞)頻年旌節仗南關。團練條規到處頒。浪擲金錢招壯士。空憑黔赤禦諸蠻。高談鎮靜全無備。臨事張皇莫濟艱。看爾腸肥兼腦滿。一腔塵俗未容刪。榕城雉堞認迴環。二百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班馬嶺。任教羣盜抗牛山。(中丞撤去馬嶺防兵。賊遂至西門。占據牛山。)六塘羸卒星霜遞。四野編氓涕淚潛。獨出東門看癸水。識詩應把古碑刪。(古碑云。癸水繞東城。永不起刀兵。今已不驗。)角聲吹起萬山寒。賊似潮來作巨觀。象鼻鳴雷爭擲炮。龍頭排日徧招團。(龍翰臣殿撰。募勇守城。)誓師不少登陴哭。臨渴方知掘井難。幸有將軍天上下。葵心向日報平安。(向軍門榮。來省援救。)單鎗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答聖朝。老范甲兵空腹滿。武侯帷幄總神焦。孤軍迅奮張旂鼓。萬堞森嚴靜斗刁。更有偏師能直搗。橋頭痛絕霍嫖姚。(烏都統陣亡)度支隨處置糧臺。用似泥沙亦可哀。解餉幾曾將實款。入囊惟是括民財。憑空樓閣由心造。依樣葫蘆任手栽。可惜帑金千萬出。簿書虛冒一篇開。深宵鈴靜自焚香。(中丞每夜焚香)困坐愁城沒主張。擒賊但知懸賞格。砌詞翻敢附封章。

。羣兵自衛誇貔虎。幽谷頻遷畏犬羊。（中丞不敢居署。暫寓城中會館。）笑倒無才空食肉。安排遺表奏當陽。百金邀賞徧傳呼。內賊紛紛各被拘。（擒獲奸細甚多）自有荆榛應剪棄。徧多薏苡訴冤誣。城頭刁斗宵傳柝。牧外篝燈夜晃珠。萬戶千門勤守望。邊隅何日靖萑符。碧蓮峯裏隱旌旂。賊去賊來都失機。擁有精兵偏遠避。遂教羣寇竟成圍。（賽相國擁兵不救。）登樓王粲空悲賦。化鶴丁仙早逝飛。（指王少鶴丁心齋兩主政。）待到一城烽火息。兒童共指相公歸。（寇解圍去。城中竟未有知之者。寇去十日。相國始由陽朔還返省城。）王閻運獨行謠三十章。其二章三章。述洪楊初起事尤備。詩云。余方樂娛遊。明歲果告災。荆澧連大浸。桂象亦無禾。（道光二十九年。湖廣水旱民饑。）南郡介其中。（湖南巡撫所領。爲漢江南四郡。）院司庸且疲。陸貪駱則廉。其智各自謀。（巡撫陸費瑑駱秉章）牧令久俗鈍。參錯七十都。（湖南六十三縣。四直隸州廳。）楚危若振蕩。越亡如爛魚。洪楊有名號。（洪楊假法琅西祓教惑衆。始於洪。成亂於楊也。初起卽僭天王之號。）倡和連潯梧。琛也起州縣。（鄭祖琛十九歲成進士。補星子縣。啼哭不肯坐堂上。其家人患獄訟多滯。給至堂。令人推之出。闔門。吏役呼升堂。乃以明察著稱。道光末。官廣西巡撫。）奏草先中樞。彰云上厭事。調發煩軍輸。三章云。文宗旣龍飛。其變乃具疏。選將由固原。薦材未云誣。誰輕飄鼠機。林死降李周。周剛意輕李。雁行始不和。奏用軍二萬。大臣舌橋呿。（寇起言兵無過周策。其後歸死。文宗特賜諡文忠。思之也。）惜哉謀不用。

足爲後世模。嚮使并全力。武宣掃無餘。置此曲突計。焦頭賞曾胡。觀王詩。知洪楊初起。勢甚微。用周天爵言。募兵二萬。即可肅清。固爲事實。

中國初與外洋交通。士大夫不明歐美風俗情勢。應付不得其當。故自道光以來。通商條約。恆喪失國權。同光間風氣鄙儂。猶如故也。知外人之欺詐壓迫。而不知所以解除之術。人民憤激。各省教案蠭起。然中興諸老。固有洞諳時務者。左文襄公宗棠在閩省舉辦船政。在甘肅設置織呢廠。曾文正公國藩在直隸主教案賠款速結。文正子惠敏公紀澤。通歐文。出使法蘭西國。郭筠仙侍郎嵩燾。出使英吉利國。奏牘日記具在。其建言於朝廷。若使采用。皆可徐圖補救。惜其時在朝諸公。類多固蔽之流。而民氣亦祇知以仇洋爲事。輿論挾持。雖有能者。莫之相救也。光緒丙子。筠仙侍郎將使英吉利。值湘省秋試。舉子訛言洋人將至。聚衆譟於闈。請兵迎擊。又榜通衢。欲毀侍郎家。賴當事防遏得免。黃海華太守寄侍郎詩云。我皇初政起勳奮。洞諳機務洵無兩。憤論不卹遭詆排。迂抱誰其諒誠讜。包羞忍詬力本計。興復昇平可覆掌。小夫撫劍雖曰豪。斬鯨遼海孰堪仗。思齊聖母鑒公忠。詔持龍節乘潮往。昨者潭州徧題帖。舉子無端閔秋榜。捉風病狂吠雪怪。多口紛爭難與強。自來功名借文字。吾曹當作千秋想。飛輪火船早歸來。援古證今誘徒黨。蓋述其事也。侍郎會合詩和曾少司馬有云。空山眠睡足。吾亦拂衣起。旁人相告言。貿貿然來矣。慷慨談世務。幾不撰詢痛。臥龍世交謫。眇眇況小子。再和會合詩答劉孟容有

云。魯連與田巴。不在於瓜分。屯師若歸市。遠近長城倚。高穹有迴幹。目睹瘡痍起。成功在本務。此義蓋微矣。一挫豈逆料。指摘成疣疔。我思伏青蒲。芒鞋見天子。敷陳本原論。爲民介繁祉。世俗賭一隅。厲言相哆侈。內攘而外瘴。端自求賢始。區區較得失。見小聖所鄙。其憤鬱不平。與夫生平建白。溢於行間矣。惠敏亦能詩。其海外雜感云。廿年稽古注蟲魚。搜括羸秦劫火餘。爲考諸聲類隔術。兼通畫革旁行書。九千文字成嚆矢。十萬程途聘傳車。安得上林親射雁。羝羊未乳返吾廬。驥服鹽車上太行。眼中鶩塞任超驤。九方皋去心先冷。八尺身存項總強。豈有薔薇頰卓樞。誤尋苜蓿走沙場。何年外坂爭途罷。一騁蘭筋陟六方。朝驂黃鶴上瀛洲。無數仙靈相酢酬。九轉成丹無火氣。三緘在口是清修。朝從葉縣飛雙鳥。睡倒蓮峯合兩眸。笑我未諳兜率例。綠章猶抱杞人憂。作隊長鯨集海東。怪雲腥霧掩晴空。六發金版都陳策。五檠梁朝備討戎。但願奇功歸謝傅。自甘無識似桓沖。澶淵一擲誠孤注。莫怪南箕焚帝聰。惠敏早日潛習歐文。筠仙侍郎爲言於文正。俾竟其業。而頗爲其鄉人所詬病。此詩第一首言已習歐文。志在覘國。第二首言同時使節非才。第三首言朝臣昏瞶。第四首言會辦海軍也。謝傅指李文忠公鴻章。

清代與外國訂約通商。惟俄羅斯最早。其始尙若前代之互市而已。伊犁與俄鄰。畫界相安。未有內犯之事。同治初。俄人忽移界碑。侵佔我地。同人叛者。奔入俄境。亦爲其庇護。迨息崴言和。則挾索賠款

甚巨。且立約十八條。逼全權大臣崇地山畫諾。朝議既譴崇。以曾惠敏代。爭議甚久。卒償其兵費而後退出伊犁。楊豫庭觀察感時詩云。一畫鴻溝記策勳。黃龍盟誓等虛文。亂人恃作逋逃藪。異類難同鳥獸羣。羅卜率償多挾制。耶蘇傳教更紛紜。全權又襲夷酋號。十八胡笳不忍聞。蓋述其事也。自是俄人屢侵界。日俄一戰後。始稍戢之。今則伊犁及外蒙久不聞屬我矣。可嘆也。楊詩將羅卜耶蘇傳教全權等字直寫入詩。不覺其礙眼。殊不讓黃公度也。

金屋當年未築成。影娥池畔月華生。玉清追著綠何事。親攬羅衣問小名。文芸閣學士廷式擬古宮詞之一也。德宗后系出那拉氏。爲都統桂祥女。於孝欽爲姑姪。中宮之定。實秉慈旨。先是兩宮嘗於三海作水嬉。后以外戚女得賜船陪從。帝船在後。追及后船。后跪迎。帝親攜其手。問其小名。此文詩所賦之事也。及大婚前擇后。帝意又屬於珍妃。而卒以太后旨。不敢違。遂定后爲中宮。樊雲門方伯增祥紀事云。又見珠簾撒紫宸。履端歸政降鸞輪。金甌不改河山舊。玉殿重瞻日月新。五柞巡遊攜嗣主。九蓮供奉徧都人。分明記得延英語。社飯香時念老身。少長椒庭侍宴游。聖年十八備長秋。官家早已虛金屋。大母欣然賜石榴。班政翟衣臨繭館。問安珠佩過龍樓。女堯坐對臬夔笑。佳婦佳兒共白頭。孝欽撒簾歸政。迫於清議。實非得已。而尤以帝眷珍瑾二妃。爲太后所嫉。自是遂有廢立之意矣。戊戌庚子之禍。皆伏於此也。

珍瑾二妃。爲志伯愚侍郎之妹。幼時曾受學於文芸閣學士。翰詹大考。學士名列第一。說者謂爲二妃在帝前揄揚。名次先由內定。珍妃被譴。伯愚侍郎出爲邊帥。芸閣學士亦以交通內監。革職驅逐出京。葉伯高提學爾愷輪臺詩云。詔書火速下輪臺。惆悵君門首屢回。許史金張原甲第。嚴徐車馬亦清才。椒塗轉爲承恩誤。松漠翻同謫戍哀。欲出國門還惜別。宮中密勅幾回催。紀伯愚遠謫也。又鈿合詩云。鈿合纏綿憶定情。蛾眉謠詠不分明。長門欲乞文園賦。織室橫蒙禍水名。結綺才人袁大捨。披香博士淖方成。瀟湘二女同釐降。不及從姑姪娣行。述珍妃被貶也。大考詩云。殿前珠玉落揮毫。閨苑清班數鳳毛。授簡終童麟木對。侑觴貴主鸞輪袍。似聞司馬由揚意。又見樊姬薦叔敖。沈宋新詩樓下進。宮闈玉尺正親操。述芸閣得妃薦也。相傳妃貶後。曾復位號。帝喜甚。詣謝。母子歡然。太后曰。帝近來甚盡孝。果如是。余復何言。其從前疏闕。必有人間之。盡言其人。意謂師傅翁同龢。帝無以答。而太后終以爲翁同龢所離間。戊戌春。翁同龢遂有開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之諭。庚子之亂。兩宮西幸。先賜妃墮井死。芸閣學士擬古宮詞有云。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青冥忽上仙。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蓋謂妃之死也。

芸閣學士擬古宮詞云。富貴同誰共久長。劇憐無術媚姑嫜。房星乍掩飛霜殿。已報中宮撤膳房。此言穆宗后死事也。后爲阿魯特氏崇綺女。同治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迎爲后。十二年十二月穆宗崩。光緒元

年二月后崩。距穆宗上賓。未踰百日。相傳穆宗未大婚前已得隱疾。后入宮未久。又頗爲孝欽所不喜。故御史潘敦儼請更定后諡號摺。內有道路傳聞。或稱悲傷致疾。或云絕粒實生之語。

記陳所聞南北宮詞紀

籟軒

明陳所聞作古今大雅南北宮詞紀。其北宮詞紀凡例云。原律十七宮調。今所傳止黃鍾、正宮、大石調、小石調、仙呂、中呂、南呂、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般涉調、選北詞六卷。惟缺小石調詞。其南宮詞紀凡例云。北曲盛於金元。南曲盛於國朝。南曲實北曲之變也。律呂宮調。對偶格式。及諸名家品詞大旨。具載北紀。茲不復贅。所選南詞。止黃鍾、中呂、南呂、雙調、商調、正宮、仙呂、大石調、越調、另有仙呂犯。仙呂二犯。雙調二犯。各調犯四目。其四犯調。殆非九宮之一。所謂仙呂犯雙調也。所聞不用九宮之名。可謂通人。

所聞所載古今品詞大旨。節錄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其宮屬土。性圓。爲君。其色黃。在天符土星。于人曰信。分旺四季。商屬金。性方。爲臣。其色白。在天符金星。于人曰義。應秋之節。角屬木。性直。爲民。其色青。在天符木星。于人

曰仁。應春之節。徵屬火。性明。爲事。其色赤。在天符火星。于人曰禮。應夏之節。羽屬水。性潤。爲物。其色黑。在天符水星。于人曰智。應冬之節。此一

段爲鐵琴銅劍樓所藏元刊中原音韻所無。他條節錄。亦多改動。但意仍相同。惟

曲中對式與原文多出云。曲中對式。合璧對。兩句相對如醉鼎足對。三句相對如醉連璧對

。四句相對如扇面對。四句遙對如聯珠對。一篇皆對救尾對。如紅綉鞋疊句。如堯民歌疊字

。如醉春風六字三韻。如麻郎兒么篇案元刊本祇列對偶。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

四條。六字三韻。另爲一條。諸注語皆不同。又務頭注云。如小令寄生草長醉後一闋

天子早霞晚霞一闋內人來茶罷句紅綉鞋嘆此注亦元刊本所無。當是所聞之注。

又載元趙子昂云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如無文飾者謂

之俚歌。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

又載明王元美藝苑卮言云。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

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詩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揮，宮大用輩。咸富有才情。兼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探入。而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擗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案中原音韻云亳州孫德卿長於隱語。謂中原音韻三聲。乃四海所同者。不獨正語作詞。夫曹娥義社。天下一家。雖有謎韻。學者反被其誤。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於四方。非一家之義。今之所編。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余曰。嘗有此恨。切謂言語旣正。謎字

亦正矣。從葺音韻以來。每與同志包猜。用此爲則。平上去本聲則可。但入聲作三聲。如平聲伏與扶。上聲佛與斧。去聲屋與誤字之類。俱同聲。則不可。何也。入聲作三聲者。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毋以此爲比。當以呼吸言語。還有入聲之別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又案巴西鄧子晉序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云。是編首采馮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字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澹齋刪存之意。亦知樂府之所本與。是北詞未嘗四聲闕一也。又載明何元朗云。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論曲三昧語。按北宮詞紀內。不點板。南宮詞紀則點板。且云紀內點板。皆依前輩舊式。考訂未確。不敢妄點。又云拍乃曲之餘。最要得中。如迎頭板。隨字而下。徹板。隨腔而下。句下板。卽絕板。腔盡而下。按而歌之。自臻妙境。又云。如撲燈蛾。紅綉鞋。麻婆子。雖疾而無腔。

有板。板要下得勻淨方妙。今崑腔最重板眼。二簧亦然。蓋猶承南詞之衣鉢也。北力在絃。是北曲承宋詞而變。宋詞猶傳旁譜。旁譜中有大住小住掣折打等符號。絃管之紀也。今人以不記拍。遂不能歌。蓋有南詞後。曲家習於板眼而疏於絃之故耶。

況蕙風之論詞

鍾隱

臨桂況蕙風先生(周頤)，致力詞學，五十餘年，深識此中甘苦。所著蕙風詞話五卷，持論極精，最爲世所推重。其論「詞境」、「詞心」，與教人讀詞之法，尤爲透闢。因特摘錄如次，以供聲家之借鏡焉。

「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與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爲吾有，而外物不能奪」。

「人靜簾垂，燈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據梧暝坐，滿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根觸於萬不得已，印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卽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卽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卽吾詞之真也。非可彊爲，亦無庸彊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

論曲犯

左海陳能羣

一、詞曲用犯之原則

姜白石謂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之字各不同，不容相犯。特可以犯商角羽耳。張叔夏引申其說，而糾樂書之謬，謂宮犯宮爲正犯，宮犯商爲側犯，宮犯羽爲偏犯，宮犯角爲旁犯。並以宮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歸本宮，依照十二宮之次序，作律呂四犯表。按表列四犯云者，一宮二商三羽四閏，閏則爲角，而七聲之正角聲變徵聲正徵聲，皆闕而不收。抑且四聲中閏爲變宮，祇有宮商羽三聲。其三聲住字，取其同者，故可相犯。一、正黃鍾宮犯越調，越調犯中呂調，皆合字住字。二、高宮犯中管越調，中管越調犯中管中呂調，皆下四住字。三、中管高宮犯大石調，大石調犯正平調，皆四字住字。四、中呂宮犯高大石調，高大石調犯中管正平調，皆下一住字。五、中管中呂宮犯中管高大石調，中管高大石調犯高平調，皆一字住字。六、道宮犯雙調，雙調犯仙呂調，皆上字住字。七、中管道宮犯中管雙調，中管雙調犯中管仙呂調，皆勾字住字。八、南呂宮犯小石調，小石調犯羽調，皆尺字住字。九、仙呂宮犯中管小石調，中管小石調犯中管羽調，皆下工住字。十、中管仙呂宮犯歇指調，歇指調犯般涉調，皆工字住字。十一、黃鍾宮犯商調，商調犯高般涉調，皆下凡住字。十二、中管黃鍾宮犯中管商調，中管商調犯中管高般涉調

，皆凡字住字。大抵聲近則不可犯，故俗樂之正黃鍾宮，即雅樂之黃鍾宮，俗樂之越調，即雅樂之無射商，黃鍾與無射乃間十一律之宮位。乃若無射爲夾鍾所生，故俗樂之中呂調，即雅樂之夾鍾羽，必用夾鍾焉。其他十一宮均可依此類推。此則宮調相犯，有其理而後有其法，非樂家所能強爲也。

二、詞曲用犯之徵證

犯有二義，一犯宮調，如姜白石淒涼犯，註云，仙呂調犯商調，是也。一犯他詞句法，如劉改之四犯翦梅花，註用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等詞句，是也。此固彰彰可攷者，錄詞於後。

姜白石淒涼犯云：綠楊巷陌。（五六工上）秋風起，（尺工合）邊城一片離索。（上工工上凡上）馬嘶漸遠，（一上尺五）人歸甚處，（六凡尺工）戍樓吹角。（凡六五六）情懷正惡。（五六工六）更衰草寒烟澹薄。（尺工六上一上尺）似當時將軍部曲。（一六尺工尺上工）迤邐度沙漠。（合一上工上）追念，（工上）西湖上，（尺工合）小舫攜歌，（工尺上四）晚花行樂。（一上工上）舊游在否，（上工尺工）想如今翠凋紅落。（五六凡四工尺上）漫寫羊裙，（四上四合）等新雁來時繫著。（尺工合上一上尺）怕匆匆不肯寄與，（一六尺工尺上工）誤後約。（合一上）

此詞起結皆用上字，觀前譯白石旁註，便能明白。所謂住字，猶言結聲也。故白石註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

道調，其他準此。至謂仙呂調犯商調，何以言之，仙呂調爲夷則羽，而雙調爲夾鍾商，故雙調亦曰商調，非所謂夷則商之商調也。又道調爲中呂宮，卽道宮，又曰道調宮。萬紅友註白石淒涼犯云，愚謂宮商之理，今已失傳，自詩餘變爲北曲，北曲變爲南曲，雖亦相沿有宮調之殊，而莫能辨悉。南曲自故明中葉，有吳腔傳習至今，但知某曲是如何唱法，音響各別，而宮調則置而不論。北曲則並各宮各調，而一樣音響矣。元音不絕於天壤之間，我朝以文治天下，詞學甚盛，而宮調之理，律呂之學，無能通明者，大爲恨事，安得起白石夢窗輩於九京，而暢言之乎。其註云，惟道調雙調可以互犯，而又云仙呂犯商，恐商字卽雙字，豈仙呂卽道調乎。呂之名仙，或以道故耶。今南曲亦祇有仙呂入雙調曲，他宮不入雙調，亦其證也。但北調有仙呂，又有道宮，總不可解。此因紅友不明音律，但辨上去，乃疑商字卽雙字，仙呂卽道調。知仙呂犯雙調，又不知仙呂雙調互犯之原理。扣槃捫燭，可笑之極。

劉改之四犯翦梅花云：水殿風涼，賜環歸，正是夢熊華旦。（解連環）疊雪羅輕，稱雲章題扇。（醉蓬萊）西清侍宴。望黃傘日華籠輦。（雪獅兒）金券三生，玉堂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萊）臨安記，龍飛鳳舞，信神明有後，竹梧陰滿。（解連環）笑折花看，橐荷香紅潤。（醉蓬萊）功名歲晚。帶河與礪山長遠。（雪獅兒）麟脯杯行，絨韉坐穩，內家宣勸。（醉蓬萊）

此詞與韃靼金井字句相同，前後遍採各詞句，分爲四段，故曰四犯。至翦梅花云者，梅花五瓣，四

則翦去其一也。又仇山村八犯玉交枝一首，紅友註云，八犯想採八曲而集成此詞，但不知所犯是何調耳。實則採用詞句者，並無犯調之處。八犯玉交枝卽八寶妝，亦卽疏影綠意解佩環也。又白石玲瓏四犯自註云，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調一曲。按雙調上字住字，大石調四字住字，住字不同，亦無犯何宮調之義，可臆斷已。

三、詞曲用犯之闕疑

歷代詩餘云，犯是歌時假借別調作腔，故有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等名。夫玲瓏四犯，已詳前解。至側犯當係宮犯商，如叔夏之解釋。但美成白石等作，未詳何調之相犯。此外尾犯花犯倒犯名作不少，其以某調犯某調，既未明言，亦付諸闕疑而已。柳耆卿有小鎮西之作，又有所謂小鎮西犯者，紅友註云，題有犯字，必非鎮西全體。此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宋徽宗問美成六醜何義。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極難歌，高陽氏有才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楊升庵則以六醜易名箇儂，更未喻犯調之義矣。

雛鷹續

羅士當原著

賀孟雲試譯

第三場

梅特涅，任梓，既而來一法國軍官

梅特涅

早安任梓。

(他坐近右邊茶几。任梓從皮夾中取出各種文件，梅一面談話，一面在文件上簽押)

我告訴你，我今日須動身。

聖上召我回維也納。

任梓

怎麼？

梅

真悶煞人！

這時節的京都！

任

像我底荷包一樣空！

梅

那却未必！因爲，並非我責備你，明公，
俄國政府一定會給你：

（他用手作貯錢入袋之勢）

任（覺着受了冤屈，其狀可笑）

我？

梅

請說實話：

你又出賣你底靈魂了。

任（很安閑地嚼着糖菓）

我只待善價。

梅

然而你要金錢作何用？

任（嗅着香水）

供我底冶遊。

梅

人家還說你是我底右手！

你底右手

任

所收入的，左手應當裝作不聞不見。1

梅 任

真怪！又是糖果，又是香水！

這很自然。

我有的是錢：糖果，香水，兩樣我皆愛。
我是一個老腐敗孩子。

梅（聳肩）

還惺惺作態。

你這人，不惜鄙薄自己！

（猝然問他）

法妮怎麼樣？²

任

葉士勒？……她不愛我。她讓我露出醜相，
瞎！永遠沒完。

（指着一幀鎮國公底畫像）

她所愛的乃是鎮國公。

在下只是一座茹苦忍痛的肉屏風！

所差堪自慰的，便是：念及爲着國家，

最好須讓公爺消遣。於是我便裝悽：
我攜着那舞女，去逛城中，去遊郊外，
她還要求我今晚陪着她進公府來，
好教公爺喜出望外。

梅（一面聽着，一面在各種文件上簽字）你真可謂厚顏！
今晚有跳舞會，他媽要出門。

（從皮夾中取出一函，遞給梅）

這一函，

乃傅奢公子寫來的。請看。

梅（展函讀着）

『八月下旬，

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年：』

任

他自請担任：

梅

好個阿唐子爵！³

任

：將我們那位國公爺，

變成拿破崙第二。

梅（瀏覽原函）

還有同黨底名冊！……

任

是的。

梅

這倒要記下。！

（交還原函給任）

請記下！

任

拒絕他麼？

梅

我們須若拒若迎！因爲：欲統治法國，我那位小公爺于我大有用處！比方，人若忘了我老梅，我便搬出戲法箱，咔嚓！公爺一躍而出；大家傾向左邊；及至轉到右邊，蹦蹦！公爺忽然不見。

任（覺着有趣） 你幾時攀動彈簧呢？

梅

馬上如法泡製，

毫不遲延。

（他按鈴，一侍僕走入） 有請白里雅將軍底專使！

（侍僕引進一位盛服的法國軍官——他對那軍官）

早安！先生。這便是那文件。

（他遞給那軍官一文件）

在原則上，

我們承認了路易腓力伯爲法國王。

但有一件：不許過于傾向共和主義，

否則我們將砸碎雞蛋壳，毫不客氣。……

法國隨員（立時驚懼）

此話的意義，莫非暗指法蘭梓親王？

梅

鎮國公？……我不承認他父親會作皇上，
我今對你說實話。

隨員（含着譏笑的慷慨）

我，這個我倒認可。

梅

所以我暫不借重他。不過……不過……

隨

不過？

梅（仰倚椅背）

不過，你們貴國，若太偏向『自由』方面，

你們若是敢于作出了些許的宣傳，

你們若聽憑那位大政客華耶先生

常在新王駕前兜售他底最新發明。

你們的王國，若過于傾向共和主義，

那我們並非菩薩心腸！我們會想起：

鎮國公法蘭梓是我們底嫡親外孫：

隨（急忙地）

我們決不讓『百合花』變成紅色。45

梅（溫文爾雅地）

果真

它能保存『白』色，自然不致招引『蜜蜂』。67

隨（接近梅，小聲地）

你們雖然嚴防，仍恐他底雄心發動。

梅

不會。

隨

歷次事變？

梅

我掩飾一部分。

隨

怎樣？

梅

他至今還不知道法蘭西換了新王？

梅

呵！那倒知道！然而他所不知的底細：

便是如今你們已恢復了三色國旗。

暫可不必：

隨

真的，這事或足使他沉醉。

梅

鎮國公從來不會沉醉：他全無所爲。

隨（微擔地心）

我覺着：這裏對於他，監視不甚嚴密。

梅（很安閑地）

呵，這裏萬無一失：他住在母親一起。怎樣？

隨

警察監視他，怎比他母親一樣

隨

關切？任何陰謀，皆于她底安逸有妨。

像那樣故圖安逸，莫非一種圈套麼！

她諒必只念及她底『鷹雛』。

拿后（一陣風似地跑來，失望地大喊）

我底鸚哥！

注釋

1 套襲耶蘇聖經中語。

維·廣

2 法婦，姓葉士勒，爲拿皇黨人，喬裝舞女來奧，謀與公爵暗通聲氣。

3 傅奢之父，本革命黨，後附拿皇，封阿唐公爵，既而叛之，復詔事法王路易十八，卒以帝黨嫌疑，出奔奧國。其子襲封子爵，亦反復無常，酷類其父。

4 百合花爲王徽。

5 革命黨人尙紅，共和黨人因之。

6 王黨尙白。

7 拿皇所御寶褶，滿繡蜜蜂，象徵勤奮。

第四場 同上，加入拿后，後隨宮嬪，慌慌張張地；既而彭百里狄布士亦至

法國隨員

什麼？

拿后（對梅特涅） 不好了，郡王，我底鸚哥飛走了！

梅特涅（裝出愁容） 呵！……

后

麻家！我心愛的鸚鵡！

（她走向平臺。衆宮嬪分途往花園尋覓鸚鵡）

梅（冷峭地，對驚癡的隨員）

可不是！你瞧！

隨（走近后，慙懣地）

殿下可否容我去尋覓？

后（停步，從頭至脚地瞪視他，既而厲聲道）不！

（她怒目視隨員，轉身入臥室，猛力閉門）

隨（愈莫明其妙，對梅）

這是何爲？

梅（忍住微笑）

人全稱她陛下，你稱殿下，她不滿意。

隨

你既不承認拿破崙曾經君臨宇宙，

公夫人那能保留這名稱！

梅

她却保留。

隨

我這才明白她爲何對我怒目而視。

梅

這純粹是一個體面問題，講求形式！

隨（行禮告辭，將出門，忽問）

從今以後，法蘭西大使館可否採取

三色的旗幟徽章？1

梅（以一口氣）

好罷，可以，我允許。：

彼此既已妥協，：

（隨員一聲不響，立刻拔下冠上之白徽章，另從衣袋取出三色徽章簪上。梅一面起立，一面說）

一秒鐘也別耽延了！

（外面馬鈴聲）那是什麼？

任梓（正在露臺）

大公夫人同着衆賓來到：

梅顏多，高雷，達爾伯：

彭百里（聞馬鈴聲，急忙進來，狄布士隨之）

我們快去迎接！

（他正跑向門口，大公夫人已上平台，有盛服的男女們簇擁着，穿著海濱消夏的服裝——似格勒夫

頓和德夫力亞畫中人物——淡服素裙，攜着陽傘。戴着大帽。——一位小王子約五六歲，著騎兵士官制服，（披小皮氈；兩位小公主，著當時盛行的奇異服裝。——笑語雜遝。——舉止輕佻）

注釋

1 法王路易腓力伯，伴與共和黨人結納，以圖固位，故採用三色旗徽。

第五場

同上，大公夫人，美婦，美男，高雷爵士夫婦，達爾伯，桑多，孟德尼諸人，既而加入蝶惹絲司剛必及一宮嬪

大公夫人（對歡迎她的彭梅任狄諸人）

不必！這是一座別墅，非比尋常宮闕，
不必拘禮！

（衆人齊入客廳。颯對一青年）

達爾伯，快給我彈『大杭對』。1

（達坐琴臺彈着琴。——她欣然對梅特涅）

我底姊姊公夫人陛下呢，她在那裏？

一婦人

我們剛拉走您！

另一婦人

我們預備坐大馬車，

同往山隈，縱橫遊騁；桑多親自駕馬！

一男賓（與另一男賓續談未竟之話）

須將它噴出的溶液，重新塞入火口！

大公夫人（回頭對那些男賓）

罷了，諸位不必再說了，真令人難受！

（笑對梅）

這幾位先生終日盡對火山發牢騷！

彭百里

什麼火山？

一婦人（正和另一婦人談及裝飾品）

今冬俄國紫羔是否時髦？

（她們繼續唧唧噥噥）

桑多（答彭） 說的是自由主義！

彭 呵！……

高雷爵士 就說是法蘭西！

梅（嚴厲地對法國隨員）

你聽見這話嗎？

一婦人（拉着一青年，走向琴台） 孟德尼，快唱你底戲！

小聲地，單爲我唱！……

孟德尼（小聲地唱——達爾伯伴着奏琴）

『可拉叢：』²

（他小聲續唱）

另一婦人（對任梓）

你好，任梓！

（她伸手入小提琴，搜尋着）

幕 落

我帶來糖果給你。

(她遞給任一小盒)

任

你真是一位天使！

另一婦人(同上) 我帶來巴黎香水送你！

(她遞給任一小瓶)

梅特涅(瞥見瓶上的招牌，急忙地對任)

『鎮國公香水！』

快撕去這招牌！

任(嗅着香水)

這有紫羅蘭的氣味！³

梅(奪過小瓶，從桌上取剪刀，刮去招牌)

萬一入鎮國公眼簾，他會看出巴黎……

男賓語聲(在後層的人羣裏)

它又昂起頭來了！

高雷爵夫人

我們丈夫所談的

是妖蛇！

高雷

須扼住它喉管，休讓它出氣。

大公夫人（笑着） 忽而火山，又忽而妖蛇！

一宮嬪（率一侍僕捧着大盤的冰咖啡）

一杯冰咖啡？

（另一侍僕取大盤置案上，中盛飲品，如啤酒香檳之類）

大公夫人（坐着，對一少婦）

給我們誦詩，阿葭！

任

試誦海納底作品，

您意如何？

女賓全體

好！好！

阿葭（起立，預備頌詩）

那一首好？——『詠羽林軍』4

梅（急忙地） 嗒！那可不行！

司剛必（從拿后臥室出） 聖駕快來了，不出一刻。

多人的語聲 司剛必！

（迭與行禮。——歡笑。——談話和衣裙窸索之聲）

桑多底語聲（在後層人羣裏）

我們一直去到格蘭乃許得，

諸位夫人，便在綠草地上，飲食醉飽！

梅特涅（見任梓坐案旁閱報）

任梓，你獨在一旁，看什麼？

任 看政論報。5

高（沒精打彩地） 是政治消息？

任 不，梨園消息。

大公夫人

太無價值！

諸位可知道在喜劇院演什麼戲？

不知。

「波拿巴爾諦」

哦！哦！

在新劇院呢？

不曉。

「波拿巴爾諦。」——雜劇院以「拿皇」為號召。

魯森堡大舞台預告：「十四年的偉績。」

競武大戲院重新排演「征俄班師記。」

歡樂舞臺這一季演的什麼？它正演

「拿破崙之御者」，——又加演一齣「蝸居院。」6

某青年剛寫完『聖海倫島』。聖馬丁門？

也正裝設各種布景，準備演『拿破崙。』

簡直成了時髦品！

高雷（憤憤地）

狄布士

一陣妖風！真可氣！

任

雅俗劇院：『穆拉將軍。』馬戲園：『大皇帝。』8

桑多（譏笑着）

時髦品！

彭百里（鄙夷着）

時髦品！

任

這一宗時髦品，我想

從今以後，恐怕時常會在法國吃香。

一婦人（從任肩架小手鏡，閱着報）

他們預備迎回遺骸！

梅（淡淡地）

只有鳳凰能由。

狄布士

死灰轉世，——蒼鷹不能！¹⁰

法蘭西底前途，

是個多大未知數！

梅

不，青年，我能算定。

一婦人

快說，預言家，

大公夫人（作拜服的手勢）

他底斷語，像紫銅鑄成，

牢不可破！

任（咬着牙）

或用爛鐵製就，馬馬虎虎！

高

誰是法國將來的救命星？

梅

亨利第五。¹¹

（裝出可憐它的神情）

除此以外，全是時髦！

蝶惹絲（獨坐一隅，從容地）

時髦這一名詞，

有時用以代表光榮事業，倒很省事！

梅（自斟一杯香檳）只要是他們僅在戲園裏狂喊亂吠，

區區敢于相信，斷沒有：

有人大聲狂呼（在外面）

『拿破崙萬歲！』

（衆爭起立。——驚惶萬狀。——高雷爵士底冰咖啡，梗在喉中。——婦女們心驚胆破四散奔逃）

全體（準備逃命）

什麼？！在巴頓城！——怎麼？！在這裏！

梅

真寒酸！

別害怕！

高雷（怒極）

聽着一個名字，便這樣胆寒，

爭相逃命！

任（鄭重地大呼）

他早死了！

狄（從平台入）

沒什麼大事情！

梅

怎樣一回事？

狄

是一個奧國兵。

梅（癡視着）

奧國兵？

狄

並是兩個。我全看見了。

梅

這才是遺憾！

（左門忽啓。拿后出現面容慘白）

注釋

1 曲名

2 西班牙文（Conazon）訓爲『心』

3 拿皇尙紫，酷愛紫羅蘭花，取其有熱烈之義。

4 詩人海納亨利所詠羽林軍一首，盛頌拿皇衛隊之戰績。

5 政論報（*Le Dibat*）爲法京著名之大日報。

- 6 拿皇之離宮，廢后約瑟芬居之。
- 7 拿皇敗後，被竄此島，終其身。
- 8 穆拉爲拿皇妹丈，以勇悍著。
- 9 古代神話謂鳳凰可由死灰復活。
- 10 拿皇以鷹爲軍徽。鷹性猛鷲，故文人每以之喻拿皇，而目其子爲雛鷹。
- 11 法國商波耳公爵，爲法王查理第十之孫，素嫉共和主義。時出亡在奧，奧人及法國王黨謀擁之爲法王，稱亨利第五。商不肯沿用三色國旗，固辭。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雙照樓詩十二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秋日重過豁蒙樓

欄楯參差帶暮煙。寺樓重過已經年。茫茫虎踞龍蟠地。黯黯鴻來燕去天。懷古傷今空有淚。絕人逃世苦無緣。未黃木葉蕭疏甚。好把秋聲處處傳。

方君璧妹以畫羊直幅見貽。題句其上。

兀兀高岡。茫茫曠野。青草半枯。紅日將下。陟岵而瘖。哀吟和寡。臨崖卻顧。是何爲者。君不見。風蕭蕭兮木葉橫飛。家家砧杵兮念無衣。羊之有毛兮亦如蠶之有絲。剪之伐之。其何所辭。恐皮骨之所餘。曾不足以療一朝之饑也。噫。

題高劍父畫鎮海樓圖

夢裏樓臺幾變遷。畫圖猶是十年前。沈沈綠藪連滄海。轟轟紅棉界遠天。懷抱久如含瓦石。風塵原不浣山川。白雲隱約題詩處。指點黃花更惘然。

二十五年一月。病少間。展雙照樓圖。因作此詩。以示冰如。

松枝與梅花。來自月輪中。皎潔自有質。婉變相爲容。歲晚多晦冥。瑤臺偶一逢。聚影疏林下。欲語心忡忡。自從涉世來。日在荆棘叢。只今霜霰至。何以禦嚴冬。南枝方含和。北枝已烈風。後彫以爲期。相看漸飛蓬。回頭望來處。玉鑑明蒼穹。昭質本無滓。日光與之融。清輝澈下土。萬里卷纖蒙。悠悠山河影。歷歷涵虛空。縱橫著枝柯。映蔚成蔥蘢。寒色自凜凜。生氣何芘芘。冰雪誠摧傷。亦復相磨礱。對此意感激。矯若雙飛虹。願葆金石姿。頡頏以相從。共命人間世。不辭憂患重。百孔千瘡餘。一笑報已豐。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栖栖百年內。耿耿兩心同。玉宇雖高寒。咫尺猶可通。蟾兔有缺時。光明長在胸。何況如槃月。正照小樓東。

不寐

中庭看梅花。夜久風月冷。入門還滅燭。鑑此橫窗影。離離疏復密。瑟瑟亂還整。

。逸氣方遠出。尺幅不能騁。幻爲清淺水。魚藻蔚相映。虛明絕渣滓。澹蕩含至靜。幽賞自有在。香色皆已屏。萬籟亦俱寂。塊然成獨醒。顧慚立雪人。不寐心自警。

印度洋舟中二十五年三月

多情燈火照更殘。露氣潛生篔簹寒。自被瘡痍常損慮。轉令魂夢得粗安。蒼波熨月無微摺。碧宇箝星有密攢。誰奏雞鳴風雨曲。悄然推枕起長歎。

代家書

病起扶筇陟彼岡。果然日月得相望。寄聲不用遙相憶。數雁天涯自一行。末句用冰如舊句

感事

劍挂墳頭草不青。又將拂拭試新硎。紅旗綠柳隨眸見。鳥語笳聲徹耳聽。松鼠忘機緣散策。天鵝貪餌逐揚舲。春來萬物熙熙甚。那識人間戰血腥。

中山

初日在柴門。流水入清聽。青草眠白羊。桃花鬧而靜。

羅痕時新得家書

乍憑疏雨洗郊垞。日出風生水亭。澹澹千紅酣似醉。泠泠萬綠快如醒。池鳧爭餌無倫次。林鹿窺人有性靈。報道江南春正好。莫搔旅鬢歎星星。

春夜羅痕小湖邊微月下

殘陽忽已蛻。新月如繭眉。零露一何繁。洗此娟娟姿。夜色幽更深。不厭清光微。春氣況冲融。觸處皆華滋。行行入林樾。人影相因依。女蘿蔓始生。麁眼明疏籬。微風不生籟。但拂臨水枝。葉底見波光。黝白成參差。釣石得小坐。數此清陰移。花色亦可辨。草香生我衣。扁舟乍欸乃。已在天之涯。無因發微歎。宿鳥爲一飛。

瑞士道中

分流擊石互縈紆。整頓山川入畫圖。潑翠園林新雨後。滲金樓閣夕陽初。天然風

景元無異。人事綢繆愧不如。好和湖光入尊酒。便尋幽夢到匡廬。

疑盒詩六首 歙縣許承堯際唐

蘭

小草從君命以蘭。移根量土自知難。十年幽谷蕭蕭雨。二月空庭薄薄寒。生世儻會關許事。有情原不拒人看。最憐楚澤閒言語。漑淚三升未汝安。

踽踽

踽踽將何恃。惟茲薄板門。喜無多剝啄。且自愛晨昏。萬事今眞見。微軀我自尊。支離成奮臂。深念與誰論。

所不堪奇酷。衰年暑與寒。逃威何處所。經事忍艱難。明鏡偷相閱。長髯拂更看。豆棚閒爾汝。無說落人間。

我惴誰能解。和禽惠好音。汝能謀飲啄。天復貺山林。自擇營巢樹。都忘觸罟心。不階方寸土。戕賊忍相尋。

人生

人生幾何年。門巷有陳迹。小庭數嘉樹。樹外蘿走壁。朝氣撲眉涼。宵光透窗碧。
。酒色翠淺甌。花香潤疏席。閒哦愛一燈。是我吟詩宅。披衣隨汝適。著榻未渠
窄。爲誰作計捐。憐此行窩隔。世事如水流。游萍詎能擇。郵書理前詠。偶有故
時客。國門今何如。回望空脈脈。雙闕黯觚棱。飄風颯將夕。歲歲秋花開。秋秋
零露白。小人懷土情。薄有家居惜。傷哉只一塵。何用悔輕擲。

寄桴堂

想極不可見。役夢微相尋。疏枝窈窕出。曲檻依微深。瓶花細呈馥。廊屨徐流音。
。穿柏月豔豔。照茗星沈沈。附耳略聞息。回眸初見心。了然還似昨。重省遽成
今。俊妙人閒語。婆娑良夜吟。涼蛩誠解意。秋至要渠禁。

雲在山房詩五首無錫楊壽耕味雲

送友人出關

西風吹葉下亭皋。爲爾尊前脫寶刀。江海飄蕭雙綠髮。關山牢落一青袍。向人莫便傾肝膽。處世終須愛羽毛。虛負黃金臺上意。憐君歧路尙勞勞。

短歌

十二萬年彈指耳。後人方生昔人死。生者浩浩紅塵中。死者冥冥黃壤裏。女媧搏土散爲人。運埴製胚忙不已。又况軒皇造甲兵。倉聖制文字。鑿開混沌竅。抉破鴻濛祕。紛紛智力相攻取。憂患都從墮地始。兔走烏飛頃刻間。龍爭虎鬪尋常事。到頭但見冢纍纍。白楊蕭瑟悲風起。我願叩鴻鈞。從此停爐鞴。令人不死復不生。萬古乾坤任遊戲。無壽亦無夭。無愚亦無智。百歲恒如少壯人。四時多是陽和氣。不知水火與刀兵。熙熙常在華胥世。

枕上不寐偶成

睡方難覓五龍甘。筋力衰頹百不堪。獨夜心情同警雁。殘春意緒似眠蠶。嚴城曉角邊聲起。孤館寒衾病骨諳。偏是疏鐘斜月裏。更無歸夢到江南。

寒雁

天寒歲暮。憂亂思鄉。借題寓感。不自覺聲之哀也。

月黑天高夜雨霜。憐君辛苦尙南翔。啄殘菰米湖田冷。銜罷蘆花澤國荒。啣雪繫書來瀚海。指遼左諸故人驚風結陣度衡陽。避兵者多至湖湘凍雲影裏邊烽急。衝斷寒空字幾行。倦羽飄蕭客異鄉。雪泥零落水雲荒。天涯到處愁繒繳。歲晚何心戀稻梁。警月聲高多急柱。衝風字勁半斜行。寒枝揀盡棲難穩。總爲驚絃易斷腸。

趙木公詩二首 四川趙毓松木公

無題 效李義山

耿耿銀河欲渡難。茶蘼開盡惜春殘。芳心隱約詩中見。舊夢依稀淚已乾。金縷曲終花有恨。秋闈怨罷玉生寒。雲中萬里傳雙雁。字裏幽情仔細看。

鄧尉探梅

料峭輕寒兼細雨。微茫曲徑鎖蒼苔。暗香疏影凌波去。雪海冰天索笑回。志士每從閒處老。名花偏向冷中開。枝高不信東風惡。一片春心死未灰。

橋西草堂詩二首 閩縣李宜侗釋戡

寒食

臥病過寒食。江城冷折絲。疾風吹甚雨。破竈散疏煙。墓櫃兵閒大。邊鴻夢裏旋。
檀槐更國火。忽忽已三年。

早熱寄墨巢

藥欄零落綠陰長。白白紅紅尙滿牆。雁影橫溪遲曳暝。蛙聲作雨不成涼。江南地
溼身如廢。天際雲孤意自傷。回首莫干叢竹夜。四廂泉響坐危廊。

海上有傳余病且死者

坊裏維摩病未成。東坡海外漫相驚。餘生銷盡飛騰意。扶杖還思見太平。

延嬉室詩四首 閩縣黃孝紆公渚

送琴丞叔歸閩中

栖栖何處不迷陽。却曲人閒百可傷。已懶著鞭從失馬。政憐挾策等亡羊。千頭官

課經霜橘。八口生機繞屋桑。一諾十年期不負。求田問舍豈尋常。

登雲門絕頂

雨過天低手可捫。斜陽滿地樹全髡。黃昏鐘動羣山隱。雲擁孤峯定一尊。

薄游濟南。暮登北極閣。

憑高一以眺。洲渚亂縱橫。堞影壓荷葉。雷聲驚竹萌。一條衣帶水。四戰彈丸城。
。胡騎啾啾過。天南尙甲兵。

崑山海濱口占

彳亍滄溟外。殘陽眼一明。雁程連海氣。鴉陣振天聲。未晚帆先卸。無風樹自鳴。
。石磯昏罷釣。魚我兩忘情。

悔餘詩一首 南徐丁甯惠瑜

己卯十一月二十一日作

己卯仲冬廿一日。東隣母壽嘉賓集。里人偶過話稱觴。腸斷無言掩關泣。悲哉

我母逝不還。一棺遠厝阻夷蠻。烽煙浩蕩何日已。故山路迴不可攀。憶昔承平風物好。慈壽逢春春未老。擘簡常抄益壽方。環堵多種忘憂草。海角秋深瘴霧橫。忽傳主將棄堅城。水寒月黑凌霜渡。葉落風迴徹夜驚。江鄉原自非吾土。寥落田園誰是主。敝廬雖在不堪留。萍蹤又寄海東頭。鄉關北望看看遠。風雨危樓無限愁。荼蘼開後芳塵暖。母子相依時愈短。藥爐茶竈日營營。可憐無術駐顏齡。一聲阿母終天恨。塵海伶俜曙後星。羈懷惘惘生猶死。漂泊經年回故里。門庭遙望淚難收。几榻重瞻心似燬。芳蘭母愛如珍玉。今日歸來無一簇。伊威跳躑燕雛飛。繞砌穿闌草空綠。空原作自
陳師改西風彈指井梧彫。空堂靜掩倍蕭條。鸞疑母在朝眠穩。幾度低吟不敢高。繡帳宵寒霜滿庭。青燈照影影隨形。傷心怕聽風檐鐸。依約催眠喚小名。何時忘卻愁時候。夢裏慈顏仍似舊。覺來色笑尙依稀。枕上啼痕涼已透。冉冉浮生朝露輕。此身已是望秋零。果能入夢瞻依慰。但願長眠不願醒。咳蘭罷讀哀逾切。回首庭闈魂欲絕。夜深往事溯從頭。寫向霜牋都是血。

蔡夫人談月色書畫篆刻潤例

畫 梅 紙 絹 每方尺十元

扇 子 畫 梅 每面十元

移拓古物文字 每面十六元

書 聯屏條幅 每尺與畫同

刻 印 石 印 每字四元

過大過小均另議

趙寶芝 張宜舟

陳獻湖 譚斐

陳道量 陳仲武 代訂

王立佛 段 拭

收件處

北京後門外北官坊口十三號張寓
南京鼓樓二條巷二十一號之一
上海勞合路二十號姚寓

感時百詠 續

太倉汪曾武君剛

袍笏登場笑沐猴。厄丁陽九杞人憂。當初豈忘陳橋事。幾輩同矜誠意儔。布局彈
棋爭快著。引蜂聚蠹欲何求。流芳遺臭同千古。贏得知交哭壽州。
與民更始紀初元。棋局而今覆又翻。司馬昭心路人見。中書令悟上公尊。握符繼
軌劉知遠。建國希蹤李嗣源。錫土分茅頒次第。羊頭羊胃盡屏藩。
宏濟艱難仰哲人。湘鄉助業冠羣倫。阿瞞縱願周文法。新莽終爲漢獻臣。九九數
窮天自絕。重重障礙志難伸。餽羊告朔同兒戲。試問何人不帝秦。
循環治亂嘆逡巡。符命文章盛美新。先進文明徵故事。執言仗義有強鄰。入軍左
袒分南北。齋表慚顏強笑顰。狡兔出門誰伴侶。楚歌四面動囂塵。
捕蟬冷眼看螳螂。黃雀何心早伺旁。天下同聲爭逐鹿。匹夫無計補亡羊。冤仇莫
解胸中結。鍼砭空勞肘後方。差勝烏江羞自刎。端知惟命不於常。

攀龍附鳳一齊來。五虎咆哮莫檢裁。李代桃僵原木偶。鷄鳴狗盜盡英才。省私鼓吹聲偏亂。風雨飄搖志已灰。官府未能同一體。可憐從此兩相猜。

一夫作難忽呼號。頓起風雲沸海濤。異口同聲除國蠹。跨州連郡盡雄豪。兵韜虎豹思良將。厄運龍蛇笑爾曹。不學無才徒自苦。飲醜止渴興偏高。

九門倏爾展龍旗。羣喜風雲際遇奇。歷法不行周正朔。朝廷復見漢官儀。金章紫綬功無匹。鐵券丹書會有期。隻手乾坤終莫挽。興亡一瞥劇堪悲。

佐命功臣盡闔茸。甲兵數萬詔羅胸。終朝風雨伸桑蠖。一夕雷霆起籀龍。孤注何堪譏寇準。奪門竊比擁英宗。何圖姚邳徐奄輩。會拜商周尺土封。

怒髮衝冠欲報誰。東西分部受官資。未聞五命葵邱會。竟徇羣侯牧野師。直搗黃龍期痛飲。忽教白馬誓盟辭。解鋒挫銳尋常事。憐爾無能聽客爲。

未抽一矢不加兵。袖手旁觀告武成。事大懼吳還字小。合從爲楚并連橫。頻聞却敵軍中樂。自詡要人城下盟。貪彼天功爲己力。乃公亡是任譏評。

暮楚朝秦奈爾何。盈廷集議事偏多。後唐勸進推存勗。南粵稱尊有尉陀。刺史抗辭傳絡繹。將軍開府對嵯峨。南強北勝究誰屬。只仗行人說縷觀。

東山再起異人任。蒿日時艱大陸沈。問鼎羣雄思染指。倒戈將士早離心。入關子弟驚豐沛。正位乾坤震古今。衆口徒教淆黑白。枉占麗澤慶朋簪。

冲冠一怒快周旋。右屬囊鞬左執鞭。馬帳雄兵誇十萬。虎賁銳卒養三千。亡脣寒齒甘人侮。煮豆燃萁苦自煎。衰竭鼓聲難作氣。背城收燼孰爲憐。乙丙丁戊十四首

耦耕未遂渺愁予。到此無人問涕沮。舊夢依稀湛露冷。新詩酬唱晚初晴。慣栽南海相思樹。漫羨東方比目魚。搖曳心旌渾不定。殷勤青鳥爲傳書。

殘棋歷劫我心驚。國事蜩螗似沸羹。畫諾當年原習慣。模稜幾輩竟生成。和戎莫厭單于欲。伴食空留宰相名。芒背徒憐甘自苦。祇因眷戀故人情。

諸天大會啓無遮。羣議盈廷亂若麻。粟粒紛紛趨白鷺。池塘處處鬧青蛙。虛靡廩餼偏成蠹。遑恤瘡痍未結痂。滿腹經綸徒自負。問渠何事折腰嗟。

鶯鳴求友笑春風。隨遇升沈一會中。常食豬肝累安邑。每含雞舌過新豐。劫灰莫共胡僧話。哀賦應輸庾信工。枉費虞衡錢十萬。須知小技是雕蟲。

幾輩元通集上郡。消憂子夜對樛蒲。千金慣擲將軍戲。三局頻尋武帝圖。鼓翼不教呼雪女。投江誰斥牧豬奴。南風不競何人識。漁奪能償博進無。

羞將往事說長安。玉宇瓊樓高處寒。狐媚工讒忘面目。鳩媒療渴見心肝。勒碑姦黨書元祐。持節行人款契丹。巢幕辛勤忙燕子。蹴殘金粉墮闌干。

十二年來作虎倀。銜媒何事鬢毛蒼。載鹽貲重輪千鎰。同軌車行詔萬方。鉅野澤中爭鷓蚌。陰山道上走豺狼。齊奴東市君休問。且握牙籌權算忙。

歡欣天地一家春。妖鳥狂花亂撲人。江漢波瀾掀巨浪。邊陲頃刻起囂塵。誰誇南國生紅豆。自棹西湖采紫莼。已是倦勤人莫諒。那堪三輔陣雲屯。

功成翊戴擁旌旄。贈得昭華足自豪。瀛海波清秋月冷。榆關烽急陣雲高。軍屯邊塞頻飛檄。戈倒前途莫補牢。延慶樓頭悽欲絕。不平滿腹總牢騷。

吠堯桀犬本猖狂。倉卒驕橫不可當。敵血誓書無二信。痛心約法有三章。不聞黃
父謀王室。更勝丹陽徒讓皇。劫掠公行強脅弱。赤眉自古亂天常。以上癸亥止十首
瘴雨蠻煙秋復春。昆明浩劫已成塵。萬方多難憐爲客。一局殘棋愁殺人。玉歷渾
忘新甲子。黃巾猶記舊庚申。虞機廣伏乘時動。一發難收早種因。
金山誰截碧雲腴。况又楓涇繫客艫。齊國歸田心有魯。晉人假道目無虞。問誰笑
傲煙霞窟。此去徜徉薛澱湖。一覺米囊香裏夢。秋高月冷影愁孤。
紛紛謠詠滿三吳。競說夫差展霸圖。勢急燃萁頻煮豆。戲成喝雉復呼盧。弭兵向
戍愁無策。痛哭包胥淚已枯。始望和平終負約。貔貅十萬爲前驅。
一夕師屯天后宮。霎時兵氣滿江東。陣雲到處連天黑。烽火無端匝地紅。戍鼓聲
淒催夜雨。檣帆影冷落秋風。玉峯西望鬣塵上。雁足魚鱗路不通。
龍華飛瘡聳高原。蠻觸紛爭禍水源。遺劍安能常守路。還珠不得總銜冤。欣傳青
鳥書頻遞。直搗黃龍氣已吞。聞道留侯來獻策。孫吳韜略莫須論。

劇憐草木盡凋殘。斤斧偏來琢肺肝。豺虎成羣難免噬。鷓鴣頻着不禁彈。摸金校尉貪無厭。仗劍吳王興未闌。夜短人行零露苦。攬槍搖動一天寒。

火光燭照起狼烟。警報頻聞遠近傳。書甬危城吹篳篥。霜天明月對嬋娟。長空寥落悲孤雁。中夜淒涼泣杜鵑。飛絮落花都不管。勛名還望勒燕然。

登場傀儡沐冠猴。傅翼何堪爲虎謀。自古無肝嗤叔寶。於今遺恨識荊州。棋枰零落輸先着。帷幄從容好運籌。狼狽心情爲甚事。興言杼柚使人愁。

自負胸中有甲兵。指揮若定頓飛營。三軍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膽已驚。橫槊悲吟先短氣。投鞭斷水亦吞聲。南飛烏鵲無聊賴。怕看枝頭秋月明。

驚心黃渡與南翔。精卒橫行不可當。聚米成山虛我願。徇春振鐸爲誰忙。聲傳驛路聞班馬。糧絕巖城走餓狼。幸有偏師來問道。連朝報捷仗孫郎。

海疆名鎮土全焦。滿日瘡痍壯志消。固守偏隅經匝月。可憐單騎走中宵。孤軍何處張旗鼓。荒野無人聽斗刁。間諜忽來呼負負。一朝痛絕霍嫫姚。

今詞林

梅龕詞四首 江陰夏孫桐閨枝

蕙蘭芳引

爲傅沅叔題萬歷本薛濤詩

春澹錦江。想紅研斷牋詩幅。對節府香蓮。名侶唱酬倦續。槩鉛送老。翠袖冷終
虛金屋。比斷腸集牘。細與燃脂編錄。洗墨池荒。精刊傳祕。古蠹猶馥。便增
色瑯嬛。綉錦豔題舊日。蛾眉遭際。到今感觸。看等閒。紅粉告身盈握。

玲瓏四犯

題顧太清畫杏花。用清真韻。畫爲道光丁酉八月作。太素題詩云。追憶南
山野渡杏花。太清自題燕歸梁一闋。見東海漁歌。

天女遺香。似丈室繽紛。重覩芳豔。倚日熏霞。何處映紅人臉。容易萬感逢秋。

聽雨舊情零亂。正繡帷物候驚換。偏憶冶春親見。玉又頻展深杯薦。漫評量黛
濃脂蒨。枝頭燕子都如客。愁對看花眼。憑問俊筆內家。賸故紙春魂一點。又鳳
城落照。池館寂。繁華散。

卜算子慢

畿輔先哲祠看殘花。用張子野韻。

閒居獨賦。芳事易闌。忽忽早驚春晚。隔巷珍叢。誤了鈿車迎面。遲昉。恰當門
柳綫舒青眼。似絆著輕颺。不把殘紅隨霧飄散。綠野留池館。又代謝雲煙。種
桃人遠。香火銷沈。冷鎖碎苔塵滿。誰遣。弔荒祠頓覺風流斷。祇賸得花前病客
。夢春明曾見。

踏莎行

十刹海修禊。分韻得綵字。

暗柳凝煙。遙山蹙黛。杜鵑聲裏春猶在。鳳城雲樹自蒼茫。登樓心日年年改。

腸斷新吟。毫枯舊綵。傷春惟有方回解。鬧紅深處更思量。亂鴉流水青蕪外。

樂靜詞五首德清俞陸雲階青

淒涼犯

莫愁湖泛舟。登會公閣。咸豐閒。會文正公偕僚佐登皖南曉霞樓。顧謂李文忠公及許仙屏河督曰。誦姚惜抱江天小閣坐人豪句。覺英雄能使江山增重。迨許公開藩江甯。建會公閣於莫愁湖畔。以姚句題櫺。辛亥以後。勳臣祠宇。都付摧殘。惟此閣與舊題尚在。淪茗憑闌。感賦此解。

旂常俎豆消沈盡。江天尚峙小閣。先朝勳伐。雲龍風虎。建牙開爵。樓船曉泊。擁裘帶雍容蓮幕。倚危闌凌霞高詠。英采想褒鄂。艇子明湖畔。衰柳殘荷。依然城郭。爭棋局換。更誰談征吳雄略。勝棋樓及鬱金堂。皆在會公閣之東。上將弓刀。共環珮一般蕭索。對平沙、敗葦颯颯雁鷺落。

南歌子

霜意驚寒早。雲痕帶夢浮。衰楊已覺不禁秋。況聽數聲征雁過江頭。簾箔低慵捲。書籤散未收。假饒真箇不知愁。何事夕陽無語獨登樓。

一萼紅

訪香山團城。乾隆時金川蕩平。閱武策勳於此。

策疲驢。訪先朝行殿。沙澗踏新晴。老枯皴霜。盤松托月。蕭瑟并作秋聲。臙三兩白頭戍卒。伴過客、樓堞指空營。瘦塔雲積。豐碑蘚合。沒箇人行。峯際危凋錯峙。道旁時見凋樓記高秋肄武。玉輦曾經。列帥弢弓。名王進炙。開邊九驛威名。莫重向禪房話舊。恐殘衲世外也傷情。一片搖風燕麥。綠遍荒城。

南歌子

吳語吹香軟。湘絃拂指柔。當年煙月恣遨遊。只覺無邊春色聚眉頭。芳序愁中過。閒情老去休。拚將沈醉換封侯。其奈酒醒風雨滿西樓。

清平樂

翠深紅淺。春在闌前見。冉冉春歸隨夢遠。只記夢痕一點。魚書待寄江頭。縈
洄多少閒愁。乾了半池殘墨。攤牋欲寫還休。

龍顧山房詞二首閩縣郭則溧醵集

鳳凰臺上憶吹簫

夏夕同枝巢北渚橋亭納涼。縱談舊事。

鷗約銀波。虹橫翠渚。衣香扇影迴環。乍柳煙明處。喚起吟蟬。漸次游船收盡。
閒不整鏡裏山鬟。微涼逗、疏簾水外。小艇花間。流連。故人共語。歎幾度池
灰。催老朱顏。倚畫屏風露。依舊高寒。身世秋荷易老。多生淚滴損珠槃。禁回
首、生衣夜涼。泥煞闌干。

西子妝慢

和石工敬躋堂秋望

瑯檻約波。畫窗臨水。鏡外衣塵花霧。鬧紅歌板疊鴛橈。占新涼暗輸煙鷺。秋心

最苦。聽葉底啼蟬未住。舊池臺。指數行宮柳。仙艫何許。行雲路。碧漢風多。
怨共銅狄語。笛寒天遠咽離鴻。遡夕滄恐無歸處。愁紅懶舞。賸孤恨如潮來去。
對西山、立盡重簾暮雨。

凝碧餘音四首北京溥儒心畵

倦尋芳

范陽古道。一片青山。遙望天際。木落霜飛。收盡樓臺王氣。問酈亭、知何處。
邊沙雁色連秋霽。送斜暉。正登樓極目。碧雲千里。憑弔燕臺遺迹。擁帚無人。
金散塵裏。樂毅歸來。燕惠書空寄。易水蕭蕭流未已。銷沈不復歌聲起。對新
亭。念家山。西風吹淚。

雪梅香

斜陽外。餘霞斷續織晴空。望垂虹雨氣。荷花祇賸殘紅。玉殿梧桐散秋葉。鏡湖
葭菼舞西風。故宮寥落。水雲寒一片溶溶。疏林亂山際。塔影高寒。永鎮西峯

。鶴駕曾來。還留洞口仙蹤。瓢笠何年過滄海。朝眞手把玉芙蓉。歎陵谷碧桃謝盡。幾度征鴻。

綺羅香

塞口遙村。蘆溝古道。枯柳西風將暮。水浸寒空。遮盡薊門千樹。荒陵落雁碧雲秋。亂山瘦馬斜陽路。抵多少破碎山河。登臨盡是傷心處。秦城迢遞萬里。極目桑乾外。范陽煙霧。對咫尺斷岸驚沙。尋不見垂楊官渡。問歸期、似巴山。翦燈聞夜雨。

八聲甘州

望空林客路冷西風。丹楓映斜陽。正渾河遠色。燕山暮景。鬱鬱蒼蒼。無復悲秋宋玉。誰共話瀟湘。遙鴻飛不渡。古戍雲黃。曾送采薇人去。念青巖晞髮。濯足滄浪。問茫茫天地。何處藜床。三十年塵生蕙帳。欲歸來猿鶴莫相忘。願戴負、山中借隱。舊日雲房。

善香室詞三首吳縣蔡晉鏞雁邨

紅林擒近

汪旭初寄示社作。遂亦繼聲。題其後湖看花圖卷。依清真聲韻。

汀草青黏絮。澗花紅送香。載榼下蘭漿。劃波泛銀塘。半湖螺鬢浸影。岫翠亂撲
船窗。黛色染就宮妝。金粉話鶯簧。珥筆駐上國。題壁滿江鄉。清狂賀老。輸
它詞客游梁。待櫻花開過。櫻桃綻了。權歌一曲歌且觴。

江南春

本意題石谷臨趙大年圖卷

宮草縈愁。江天倚醉。年年聽老啼鴉。梨雲榆火。又翠鶯花底調舌。桃漲晴溪活
。東流去水鄉鱸鱖。望中有千絲柳色。一髮青山。南朝舊恨重疊。臺城路。歌
未闕。着乳燕低飛。暮春三月。韶華在眼。正繡陌湔裙時節。金粉從銷歇。傷心
事杜鵑能說。題上衍波。煙雨氤氳。紛芳蕙兮誰擷。

瑤華

冰花

層陰始結。誰鑿寒漪。點瓊英生纈。盆池簷滴。疑昨夜、透沁三春枝葉。遲留樊姊。步幽谷塵波輕貼。拚倩魂和月凌虛。肯把玉壺敲缺。楊家采帶金環。看一樣雕盤。生意俄忽。繁華自好。爭片響、須怯東風煩鬱。玲瓏窈窕。儘漢殿唐宮攀折。算也如劫夢空曇。萬一替消腸熱。

蓼厂詞七首四川楊秀先君武

浣溪沙

虛道金鈴與護持。暗紅深碧各參差。斜陽猶戀落花枝。白紵中宵歌宛轉。綠窗長晝鎖葳蕤。可憐春去不多時。見慣麻姑亦可憐。紅桑東海又成田。尹邢何苦鬪嬋娟。自去自來營壘燕。禁寒禁暖釀花天。有人費盡買春錢。

青鳥西飛日又斜。蓬山風信到櫻花。教人爭得不思家。珠箔微歎聞怨瑟。戍樓殘夢冷悲笳。一時回首隔天涯。

一角文楸劫尚爭。瑯琊歌舞總傾城。烏衣門巷憶曾經。施帳解圍聞俊語。避塵遮扇見深情。轉嫌秋水不分明。

鬢翠江南展畫屏。望中風景似新亭。斷腸纔見蔣山青。迸淚朱絃猶錯落。相思紅豆惜伶俜。當時槐夢不曾醒。

念奴嬌

九月十四夜。飲北海五龍亭。霜月離離。澄波若鏡。客有擲笛者。其音淒清嘹亮。不覺歔歔。因泛舟渡海。登承露臺。憑闌四矚。宮闕低昂。興盡悲來。醉吟成此。

隔簾霜月。照離人酒醒。宮牆吹笛。故苑荒涼喬木老。荏苒風光如昔。露下亭蕪。波澄宮樹。裊裊孤蟾泣。管絃淒斷。廢池空贖凝碧。汾水南岸西風。興亡殘

夢。回首俱頭白。一掬通天羈旅淚。猶共銅仙會滴。臺榭高寒。闌干徙倚。望眼
關山極。淺吟狂醉。俊游能幾清夕。

高陽臺

感春

夢雨拋春。寒花戀鬢。亂紅何處池臺。坐暝斜陽。關山一笛飛來。淚痕依約青衫
在。奈當春酒病愁催。怪清尊。不共垂楊。綰住芳菲。旗亭倦侶江湖夢。縱香
殘燭施。心未成灰。燕子簾櫳。東風一例蒿萊。司勳已慣尋芳恨。任天涯翠鞵紅
俛。恁江頭商女笙歌。猶是清哀。

夏慧遠詞二首江陰夏緯明慧遠

百字令

趙武靈王箭鏃

太行西峙。問興邦騎射。雄風何處。亂草荒涼鳴鏑地。野廟神旗煙互。影墮流星

。痕嵌裂石。繡鐵鋒棱古。苔斑深蝕。悄然空谷風雨。休論錦瑟哀音。黃梁短夢。回首邯鄲路。掌大中原頻逐鹿。折戟沈霾誰數。金冷無情。兵銷虛願。此錯千秋鑄。沙邱渺矣。夕陽憑弔殘戍。

滿江紅

費宮人故里

夢渺梧宮。鈿車去舊闔非昨。從柳外問鄰尋里。絮飛風惡。溝葉怕題亡國恨。野
花長傍忠姬魄。比明妃生長話荆門。留村落。人間世。悲化鶴。吳沼冷。虞淵
薄。又蘼蕪春遠。井煙蕭索。尺劍成名青史在。瓣香何處寒泉酌。望斜陽還有燕
歸來。閒坊角。

題王西室花卉卷

畫不依時敘詩又不依畫敘煥遊涼歸紀事繫月茲固鸞鏡記注絕非燕子春秋也女性特殊花身絕代目不見目春非我春唐突他心詮以世諦取則已遠大愚不靈已六微真語降垂一周玉唾珠塵應乎筆啜語或難解解者固自不難耳上元季丁庚辛之日

瘦石幽谿茁箭牙國香偏在道人家含情脈脈春逾靜一種天生侍女花蘭

藥鼎有人餐水玉步塵誰昔采湍華生香五色香奩筆祇有冬郎識內家芝

玉藥唐昌秀絕塵可知原是此花身年年為祝千秋歲喚取黃荃畫喜神玉蘭

新妝寶髻鴉姑石窄襖春衣鳳子襖絕豔濃香誰比似簪花一笑鏡臺前玫瑰

仙禁穠姿冠衆芳露華天上蘊瀼瀼朝來阿母親調粉暈出明霞半醉妝碧桃花

記得扶行踏渡高玉奴步步怯春嬌柔枝故絹仙裙褶墜蕊翻粘繡縷條白薔薇

天中佳節鬪釵符花影闌干午夢初拈出綠叢紅一點慧心試倩畫師摹石榴

水佩風裳望若仙紅情綠意闕誰宣蓮花心性蓮花步合向蓮邦托易遷蓮花

平生端未識姮娥卻駕銀橋涉絳河雲外天香飄瞥久聞根驀憶舊參過桂

堦前五色穠穠花雅詁終葵字偶差小妹自稱前進士待年未嫁惜春華蜀葵

涼意蕭疏感歲華墨羅半臂晚催加無端棖觸尊前事淚漉東園變色花芙蓉

雲耕百日去天台手種園葵定已開花色寄詢諸姊妹細將衫色比將來秋葵

羅浮一夢雲恍惚翠羽巢傾棟枝折瘦蛟背冷對湘君萬古傷心舊時月梅

一彈指頃入香嚴出定文殊解未忤攀弟梅兄相顧笑凌波嫋嫋鞦韆水仙花

萬里橋西蜀錦紅簇成寶相過江東琴臺鬢影前塵在更約鴛鴦訪篋翁茶花

雪鬢豔隨回鶻隊花鬢疑著顧姑冠須知姑射風神在莫作胡姬窈窕看李

齒冷胡麻飯阮郎洞天深杏澹梳妝內思別有瓊宮日著出西真素錦裳白桃花

機杼翻新各不同越羅楚練鬪春風生來愛作團圓相畫出流蘇付繡工繡球

第一媽紅第一嬌濃將眼醉豔魂銷絳脣鏡裏圓香暈紫穎裙邊茁秀翹海棠

小樓深院曲闌干妝罷徘徊對鏡看怕說醮醮花事了留春密意祝仙壇醮醮

踏青過後是清明但近花前百感并記得人間雪衣女一鉤素鞵可憐生梨花

悄回三閣絲綸手慧絕雙鬢粉鏡心莫眩丹砂作兒戲少姑長爪恐難禁紫薇

子作金鈴葦紫棉番風吹盡曲池邊拈來更綰丁香結腸斷燕郊四月天棟花
生色渲來豔紫藍選絲作稱繡鍼參南華說夢兒家證簇蝶仙裙藕合衫蝴蝶花
龍腦曾傳海外香返魂消息轉微茫儂家自住秋塵閣不羨垂鞭馬上郎薄荷
拋卻粗愁入細愁停鍼脈脈瑣窗幽情知百劫難忘此漫染燕支掩淚眸萱花
金粟前身記也無弓弓點屨月廊孤吳剛倚樹應相喚隸入霓裳按拍圖丹桂
才得傳紅便退紅秋花身世比秋蟲願將色界諸天福迴向人間薄命儂秋海棠
不應南國佳人意也染東籬處士風一笑未除脂粉氣膽瓶朝薦醉妃紅菊

答仁先書詢跌傷狀句

夷左重繙輔嗣談臥看波影蕩深簾良醫自要經三折仙躄何年契七籤鵲喜語隨嘉客至
鶯啼機動海人占戒壇柏葉知無恙有日重遊拂雪髯

春日雜興

木筆花開有特書江鄉九扈訊何如大彭自昔爲商伯中露然疑得衛車暮景蒼茫酬滅劫

春光澹沱入鄰虛長慚倏隱無奇術偶賦閑情卻懺除

寒松圖李子申爲若海畫愔仲屬題

潘侯志以馬革死翰墨人間遊戲爾瘴鄉遂與跼鳶盡向後畫人恐無此木之彬彬松柏俱
死者可生生不渝何來顧陸丹青手添著松根偉丈夫

泊園過談寫示近詩和韻二首

薄雨才蘇病骨孱春浮樹下一開顏夢華錄數前生去陽燄光成大智閒封子偶尋青李帖
藏舟須買沃洲山知君空洞情無寄嬾向蝸牆問觸蠻

不晴不雨天病酒匪今斯今恰汗顏花底活徵蝶栩栩桑下翳亦神閒閒嗒然隱几我忘我
長望夕陽山外山遺事誰從說天寶畸民聊可寫荆蠻

奉和西巖相國病起簡同社韻

尺捶長幾何萬歲祇得半極微造四大水火倏移換秦雉未成雉梁魚或先爛衣服誠采采
故完新已綻軼馬入深淵何歡脫羈絆物情有偏蔽君子洞觀玩傷哉一日民人言乃汝患

相引盲入火債焉憤投難一念熾無明千生隳無閒東皇載生氣不已萬方亂極目江南春
愁來故難斷相公閉關久聊以楚言辨魴化詎成鵬鸞搶又招鷓由來自踏躡曷月覩清燕
眇覩澤量蕉難爲飲食衍我祝喜王佛迦陵鳥勤喚颺以樂園風息諸猛鑪鍛口爲和合語
身得闕伽灌卽佛卽衆生十重滋悲歎浩劫到諸天微忱愧澶漫獨斟功德水自服清涼散
生徒十餘幾微明謝闕觀

伯嚴諸君探梅鄧尉歸庸菴尙書觴諸花近樓唱詩竟日

花朝未見花消息正月繁霜隱憂劇路人相語江水清父老悲思王澤竭踰窠菜根爛無種
焦麥黃黃在阡陌園隅瘦梅寒徹骨有似殘黎面生墨諸公看花乃豪甚今日適吳昔來越
強將奢願惱天公邀勒鄧林貢香雪輕舟迅掠湖光去詩思雋與春水發范笏韓碑助遊蹟
順陽香影敢藏匿散原先生閉關客折簡招來急如律迺緊篇章累百首明麗晴光足三日
歸來競病詡曹家還道軍書十爲一袖中攜得寒山鐘鐘聲橫與春潮東海日樓晚小斂攏
花近樓午大鳴鏞倚危蹈險鐫虛空壯夫非壯宜雕蟲春來百感煎心胸繫念一字爲癡侗

一字難將神官憐一字貧且書櫥空若阿字觀眞言宗一相兼存空假中忽然晷暍蒙氣蒙
華燈吐燄如長虹尙書期爲留孟公投轄力挽廳輪風琉璃鍾傾琥珀濃行王母籌籌躍筒
舉觴且醉栽花農

濤園過談謂雅集詩以和韻爲合格適讀散蒿二公詩有感於懷復成一章和尚書韻
昔偕郎潛今歸潛詩社復共吟又尖百首歌乎七年淹絕倒廬山葛玉蟾鬢霜鏡照添復添
石闕口生箝復箝春風扶搖堤柳纖游幕朋甲遨頭僉酒星自照酒市帘花林未放花神籤
梅骨寒噤痒麥牙早痲痞天公亦爲蠻觸惱塞耳愁聞突厥鹽蜚廉鬱怒奮厥髯雨師妾閔
車無檐咄咄夜行恠遊女比飛妄逐崇吾鷄百舌多言鴟屬厭黃雀後有繻竿黏野老久收
視百里焉能瞻小言無爲玉差嫌大言正有碁游炎法界觀成十花巖甕中誰問醯雞醃陳
簡齋詩險韻拈陳無已書報霜縑遠著謝公屐倒和冬郎奩春酌沈沈花落檐溺人一笑爲
安慙孑餘豈望熊魚兼屈指閨花朝楊花熱帳月冷簾田家無五行海中有星占苦瓠定苦
瓜無甜子墨子突牢當黔

候車聯句

會合良所欣日歸無乃遽釘盤愧尠薄寐叟高論接弘恕何肉戒心善闇伯蘇禪市心取飢
將轉腸竟寐叟呵作嚙羹絮俊快得未曾闇伯名品乃不具還舍就段食寐叟學佛在補處
忽念同事攝闇伯釐然七識住疑年算漢臘寐叟入山想秦駐一幅靈武圖闇伯七言錄公
句昧思吉事祥寐叟仰觀靈威助春物天日晶闇伯寒咨水官去裘狐頓增氣寐叟檐雀亦
振羽古服忱衢噉闇伯羸軀甘病疰樓晴縱遙目寐叟車驟送逸步縮地捷而神闇伯夢天
耿無語前期指堤柳寐叟後晤眄庭樹晻然二雅淹闇伯甯無一宿顧寐叟

傲玉谿體二首

玉檢金泥洞窈冥東封臺觀闕龍興神仙雲氣迎徐福正一經籤在道陵曉約塵波讓妒女
夜持灰劫問胡僧支機會自天孫得莫道明河挽不能
青鳥傳言乍有無朝元一氣狃清都由來北燭仙人杖可要東陵聖母符密意袖中詒玉玦
神方墨外灑金壺還丹八轉華如雪快遣丁神啓藥爐

地震

禍福誰還擇災祥僭莫論曹謀逢弋雁晉霸愆債豚海動連鼉蕩巫依小鬼尊悲翁思底苦
負杖入江邨

用蒿老花近樓韻補作送歸白田詩

山澤招已勤鷗鷺盟不寒我廬雙橈桃想見含英丹寒食亦已過鳩鳴桑葉乾拏舟曷不歸
負此黃綿蠻流宕逾七載春盤慨闌干今年蔬不熟曷濟藜腸屏海市亦何有荻芽佐鮭肝
薺枯嚼無滓菘虛形不完菜味知奈何菜色憂無端阿香車脫幅屏翳駕嫋嫋日歸泉苦澗
焉得田園歡蒿老徵詩債客臘粗平安相與祝次山宸樽醉猗玗今茲歲占異有粟吾得餐
且用餉芮芮且用饋盤盤怪哉秦蟲言誰爲椎連環金翅迦樓羅裨瀛竭何難劫火遍虛空
孰持九仙壇蒼蒺矢奚救烏芻威亦殫詩吻苦侯喜物情雕義山政爾吳生畫鬼眼筆能剗
翻疑怪變得或爲風人訕且復局韻步匹如盧竹攢幽懷故蹇產鈍口非頑慳昔讀白田書
勃率理窟攀諸劉襲經苑世學博士冠喬柘峻高節朱璧昭德閑音徽接俯仰炳炳章龍鸞

君歸今焉向雲龍誰孟韓誰共校圖籍獵要攜叢殘老我復何之蓮邦非渺漫翹勤瞻落日
煒煒天金槃

和季申韻

聽盡呢喃乳燕聲阿香車過雨絲輕東風暖入潛波起北落宵連閣道明珠勒幾番催戲馬
玉壇傳語待啼鶯參軍喜怒關何事枉著晶盤對碧城

季申見示花朝詩和韻卽效其體

蘭葉舒英柳縮條咏花人惜閨花朝流離繞樹鶯何晚意氣專場雉最嬌如意早應酬蜀客
祕辛誰夢振梁簫班騅又著垂楊繫那不灣頭怨寂寥

寄石卿

懷人只在夕陽西濯足滄浪賦大堤春在庭階生意草花開桃李不言蹊吞爻易與醬翁說
退筆書將鐵限躋謝二侯書題檢去不須東望苦悽迷

揮晉叔觀察見示長篇賦答

排比鋪張大筆濡鄭公變雅感何如童謠反復雙黃鵠詩史乾坤一腐儒顧陸家門多義故
封胡羣從擅才諳臨江白羽甯無寄太息紛紛米賊愚

題病山仁先諸君游鄧尉詩後

道人胸有妙相山突兀兩戒空蒼蟠後山詩心禹州絡冥契萬古同波瀾柏樹子話參庭前
柏身起舞刑天干戒壇柏因一作固等觀耳樂哀哀樂皆心源月泉詩人探梅去山靈喜迓仙

民頑古祠陰廟拜神告豪吟聲動滄浪天歸來十手寫奇句讀詩我得詩外禪閉門亦入詩

境遊柏下槐馬一浮云槐字誤清月孤圓

題高文恪公扈從寫真

颯颯黃雲帶沙起鴛鵝陣如畏吾字陂陀起伏望成山林藿綿濛遠無際大漠荒涼落日孤
塞垣春入畫師圖誰知江國攜鋤手直向燕然橐筆趨丹黼檐榆吐鶻帶春水秋山軍容貴
日朗龍荒聖武昭風清帳殿儒臣在汗血能騎生馬駒雲螭月駟錦氍毹賜從天廡奚官識
馳出和門特勒俱克魯倫河駛如箭昭莫多軍戎捷獻親見擒蚩絕轡前凱歌岐伯光軒典

清吟閒把玉鞭看，
崑腦兒荒哨口寒。
意氣楊金真不愧，
鄒儒借箸愧楊金集
中過永樂勒石處句
遭逢班馬比猶難。

漢家元狩唐貞觀，
常武卷阿世爭羨。
立馬山陰露布宣，
吳儂身比胡奴健。
獨有龍堆曉踏冰，

孤琴老驥倦難勝，
寒外偶述詩有老驥終
難策孤琴久絕絃句
恒沙佛報三春願，
有賜恆河沙佛
以奉老母詩
無定河流獨旦情，
獨旦集
皆悼亡

作也。扈從過無定河詩有可憐獨夕聞
人夢立馬躊躇古塞原句正丁丑作也
君臣恩遇全終始，
圖畫流傳反鄉里。
尚有當年教子圖，
鴻臚爲
文恪配

傳恭人畫
教子圖
延津會訪成雙美，
悵望千秋灑淚多。
太平興國舊山河，
蕭條晞髮西臺客。
絕筆親征

騎吹歌

題吳蔚若侍郎往生公據寫真

前身或是戒禪師，
感動摳衣禮夢時。
七返身還同露電，
九鑲杖動荷加持。
黃花翠柏常無恙，

梵行儒風兩不疑。
祇有四恩無盡願，
金剛定裏靜心知。

天地間詩迸七哀，
竹窗還與借鉗鎚。
莊嚴佛界生臣寶，
壞相昆明換劫灰。
窺井火因諸葛熾，

轉輪願與普賢迴。
仁王護國殷虔誦，
會是蒲團印可來。

滬杭車中口號

南風越疆若迎我石湖蕩前羊角簸有來魚鳥自親人卻立塔婆憺无可翻翻聯聯啣尾車
轆破虛空超馭娑老夫飄搖隨長烟神足通歟心不爲方圓窅然鵠舉觀胸臆誰知蚓壤瑣
蔚藍天色垂光映蕩蕩大千乾果蘆四十年來五祝黎默數始寅今逮午叶小年私署越流
人戲語誰知成定果日歸日歸昔胡壯式微式微今則懦滔滔孟夏復何如那必清齋得晏
坐標然白雲起天際儻有真人冰雪瑳射襄城近日西斜里乘呼兒炙談輶

展墓出南門作

溯風行獨喟進艇邈何思故國悲心見陳人復魄疑蒼涼春雨露隱約漢官儀白首偕萊婦

清浜滌釜錡

新塘橋乍轉俸祿港元深後樸前榆語貽孫念祖心

墳樹自松柏外鄉俗有後樸前榆之說榆音諸餘
樸諧撲土語盛滿意也樸樹如冬青而材不中器

用墳親丁漸旺

杭俗稱守墓人爲墳親吾母常言也樺菴村皆
王姓童子十歲以下幾三十人向來所未有

水會丙相尋氣蔭知常在枯槐爪復森

王家浜墓前龍爪槐二株其一已枯於
庚申辛酉之際甲子以後復發新枝

食堂規未就壁記述猶疏中路嬰長痛清明祭或虛松陰晴日轉桑畝景風徐復且甯無望

殷虔祕祝餘

出港

雙石楠花刺眼明靈沙港外省歸程婆娑廟舞餘三祝殷起春雷第一聲薄雨萍號相送客
惠風神女凜懷清權歌卻指東南浦梅里諸賢識此情是日始聞雷

放鶴洲

水草交湄水竹叢瓣香一爲薦裴公衣傳荷澤心燈寂書到蘭臺石墨工現宰官身真煦息
攝如來藏徧融通于闐豈足回長袖政要那先度大蒙那先比邱經泰西學者以爲記佛法化希臘事

吳穎函觀察遺照璣丈屬題

青天蕩蕩今倚杵蠻觸紛如蝸角聚劫波累滅復何如正爾梵天未知數八十翁翁三尺軀
平生氣欲雄千夫他生或作阿素洛人間未可輕侏儒觀察貌不揚鄉人呼爲矮老爺

閻伯招謁湖上高士祠

澄湖汪汪波撓之不能濁蓮邦共命鳥往昔此栖宿法盡鳥亦逝天清水常綠濛濛烟雨昏

佛日豈重燭吾洲平土衍諸賢受命獨處子耿介性伊人霜露躅一往固難齊千秋邈相屬
貞觀會理相不易在潛確相彼靈連蜷芬芳謝苗霍吾徒羞澗毛侑以無聲樂滄海直橫流
岑樓迴吟矚跪敷中正辭上征溘虬轂

閻伯新築香嚴閣在高士祠側

冶葛相謁食揚湯故言冰江環淫厲會懿子逃虛能子有奇服好吾衰戒柳增悲思上善人
秘醜心香升曠代挹馨欵法身載常恒莊嚴爲佛地出世皆高僧近住結精舍淨光發湖棧
衣想唐蒙蘿薦之擲麩菱當食不敢歎如聞噫咤應開軒十刹海夢像春明仍揮手大羅漢
吾觀不曹瞪有年挂單住爲子同龕朋

還家雜述

轉輪世界御焚輪老子婆婆及暮春行上新橋卻回首高樓雲氣幻黃人
石路磔礮草屋多居然兩戒限山河一公漫寫瞿曇曆溪水西流算若何
垂老依然共鹿車都人尹姑見何如洪崖會有神仙分朮橋相將畫徙居

九龍山色碧威夷想見遺經獨抱師
泖塔自高陂自復飛來兩鷓不相欺
過松江懷張聞遠
吾郡時議開泖湖

桑楮如稚子拳鳥鷓鳴處綠芊芊
廟香特盛蠶化馬云疑當作花
懺紙鏤爭明上冢船鳥春鳥云是布穀之類蓋卽爾

雅春扈
鳩鷓

還鄉河以玉音傳太傅詩情在眼前
我亦懸車林下客傷心不是覲鑾年

渚烟初泮柳如絲烟雨常爲禁禦思
會是丹樓重建日山川花木被華滋

道南諸阮曉相過白髮相看奈老何
四十年來幾迎送了知行脚一頭陀

國界千年尙有橋兩王遺像在溪坳
迴舟爲禮眞如塔吳越山川總寂寥
王家浜路自長水橋北
西轉舟人語曰烏木開

禱廟天打經四橋而後至國界橋
下傳有吳王越王石像余未見也

三那謨罷見金繩馮陸前微愧未能便
作影堂呈語看首楞嚴定呪心承
與眞如僧香持商
復長水影堂事

非樹非臺說本無機緣撰集定何如
北宗至竟無文字或契西來不立初
與厚斌姪
論心宗偈

空中有樹假中臺正好殷勤拂拭來
千七百重公案了五鐙何處不塵埃

二祖衣分向居士五宗晚見趙知軍藍婆風過薔薇定余范誰爭選佛勳

平湖余穉鴻借范拱薇來談皆究心教典者趙

知軍見浩然齋雅談

八部天龍講席憑白衣何敢攝齊登向來鶩子身多病喚作維摩却未勝

謝精嚴講主

病叟觀占在眇越老遷無復入山期重尋故友齊紈畫便作宗生四壁思

裝舊扇為一册皆五十年來名家也山水畫為

多

辟蠹曾無得效方輸他元相擣芸堂貧家但祝儒童佛寶篋常依印手光

檢梁上書多為蟲蝕

哺鷄筍應雷聲壯新蠶豆如桑葉肥我與天虫俱飽食三眠時節閉柴扉

六十年來事又非庚申難日餅師啼井泥滿貯秋墳血從此荒城汲綆稀

四月二十六日斷屠誌庚申城陷之痛也近漸

廢矣

泫然枯竇尋杯飲誰道城居有水荒始信鄴侯開井意八功德水在錢唐

辟歷雷碾雹砲顛脩羅耳鼻墜紛然誰教自造臆癡業大地應無藕孔跽

十三日大雨雹禾僅如豆滬大如拳雷碾雹砲

用釋名字

大鶴山房未刊詞續

高密鄭文焯叔問

石湖仙

再寄中懌滬上

流珠黃浦。記春水方生。花外橋路。應戀五湖遊。翦官梅連吟瘦句。吳波如酒。早省慣白鷗留住。重與。對月明醉問今古。年年看雲海上。盪奇胸層霄片羽。萬丈懸洪。可擬風騷收取。故里芳塵。故人幽素。一江萍絮。聞鶴語。芝崦夢想仙侶。

青玉案

題供御古杯。杯表裏褐色。光澤可鑒。深周徑七寸。底款刻供御二字。體勢方拙。閩客見售。謂出自龍溪。博古家以爲閩主王延鈞所造。故僭稱御。而瓷器之有刻記。亦是大奇。

記尋閩嶠城南樹。認刻翠題廉主。越器重翻天寶譜。千峯過雨。九秋承露。小月

團團古。官窯不數勻哥汝。白馬三郎舊供御。勝似天青雲破處。光沈嶺瘴。色

含海霧。一片孱王土。

吳氏筠清館金石目。記有閩主造庵池樹上題字。余藏一墨本。大書凡三行。在天祐乙丑歲造。又自稱廉主王大王。審其時唐昭宣未亡。蓋卽王審知

據閩時所爲。世稱白馬三郎者卽其人也。此供御古杯。疑亦出其內造。惜久爲波浪淘激。有款字之完善者絕少。

浣溪沙

燕外遊絲禫晚晴。迴風細水簇花行。春光看到綠陰成。玉砌苔寒遺屨印。畫簷香靜下簾聲。等閒招悵漫多情。

蝶戀花

乙巳春晚。臥雨西樓。舊夢漂零。如花在水。託音依永。試與可可以橫玉度之。定知我今無魂可銷也。

樓上花枝樓下水。水自無情。花也無言會。一夜東風和夢墜。鏡中滿眼傷春淚。染出吳波何限意。綠是離痕。紅是相思字。欲託錦鱗無處寄。樓高莫向天涯倚。

醉落魄

感遇答伯弢

東風太惡。花開一夜吹還落。獨憐柳絮貪飄泊。禁得風狂。不管春輕薄。踏歌猶記西橋約。芳心長怕春猜著。而今風月還如昨。夢後燈前。無處消□說。

點絳脣

題畫

衣上京塵。夢華轉燭行雲散。舊遊吟倦。一醉江南晚。黃葉聲中。冷策秋風蹇。斜陽遠。小橋溪淺。都被吳霜染。

好事近

投老藥罏前。九轉未馴狂魄。輸與五雲雞犬。識淮南書客。空聞犯斗漢查還。談笑海天窄。換得肘懸金印。有支機靈石。

惜紅衣

去年中秋。漚翁踏月過樵風夜談。余會和白石此曲贈之。自是連篇疊韻。極一時吟興之豪。二三同志。亦盛藻相屬。今茲再見秋月。感念年光。不能自己。仍依姜譜繼聲。悵悵今夕。想老興於此當復不淺也。

臥病經秋。連吟往日。盡銷年力。再見明蟾。簾波上虛碧。衰蘭薦晚。應怪歎狂歌騷客。愁寂。鐙暗畫屏。覓蟲天音息。樵風徑陌。吟老清商。塵牋尙芬藉。陳芳又徧夢國。任南北。只索野鷗相伴。莫忘舊盟尋歷。待夜船浮醉。同泛石湖晴色。

浣溪沙

戊申九日。晚泊斟酌橋。作題糕小飲。明日。漚公和夢窗龍山會見示。爰以短歌酬之。

側帽登臨續勝遊。龍山一曲舊風流。傷高休倚笛邊樓。消得黃花三日醉。載將紅葉半塘秋。飄風急雨不驚鷗。

山亭宴

瞻園用子野自製曲。賦虎丘補登高會。臞庵中丞先有和章見示。詞未意兼
索余畫圖。因次韻奉酬。

舊遊塔景橋邊路。鎖銷凝綠妍紅嫵。落月古臺空。一作片石慢吟老吳皋羈旅。驚聞
鸞鶴步虛聲。正高宴林亭佳處。長嘯振千巖。想下筆雄如虎。尊前仙袂凌風舉
。展良辰連情騷賦。醉玉汎清商。激湘絃行雲留住。龍山會後此登臨。劍氣化墨
池花舞。雅集續西園。待畫向詩中補。

蝶戀花

江南冬燠。晚卉喧萋。近節踰大雪。猶聞東風颯然作雨聲。起尋園徑。則
籬花傾頓。不盈一掬。悲榮落之無時。還念年涯。附物興感。

攜酒重尋看菊處。幾曲霜籬。難得深深護。半卸宮黃猶自舞。碎金貼地如塵土。
人事何堪憂歲暮。便有東風。不作繁華主。年鬢莫教春夢誤。好天涼月無憑據

木蘭花慢

曩題山家春事有句云。竹深苔靜無人見。落盡高花有好枝。湘綺翁歎賞不置。以爲枝高出手寒之嗣音也。今谿園梅開雪落。因憶山中舊遊。感時述志。兼示漚尹。以當招隱。

虎山橋上月。慣曾見。討春來。自臥病谿園。吟慳夢瘦。幾塢蒼苔。裏徊。空山雪老。笑長安桃李盡輿僮。莫把一枝寄與。好懷知向誰開。還催。水驛春回。聞笛語。醉清杯。念孤嶼香零。逋翁去後。枉費仙才。題崖。白雲在否。甚慳吟猿鶴浪驚猜。須信石湖高引。暗香幽弄能諧。

踏莎行

瑞香本香草之異名。卽離騷九章之露申也。其花芳烈。與辛夷同時。故楚辭並稱。以喻高潔之見棄。自王逸輩舊注疏於辨物。古今相承。名義頓晦

。余嘗爲楚騷香草補箋。別爲論列以著之。東坡詠瑞香。亦有叙爲楚臣佩之句。一時嘉藻。盛在吟口。後之作者。但據廬山記睡香故實。率皆題香賦色。初未及其標格之孤潔也。樵風園舊植素豔一窠。花時香人衣體。漚公近賦玉燭新賞之。有美人懷服之思。因和以是解。

麝顆珠塵。蠻窠玉樣。舊香舊色供詩帳。匡廬夢裏浪驚傳。湘纍佩後成孤賞。梅月前身。蘭風齊暢。藐姑肌雪非非想。蓬萊競說紫風流。素心一點增悵。

琵琶仙

龍馬里叟有還湘之志。徵詞賦別。漚公歌是解以送之。余因嗣音。

春老汀洲。甚歸思又逐江蘼爭發。還記頽玉扶花。狂歌醉能踏。詩夢遠來鴻有約。漫悵悵繞枝三匝。語海閒鷗。呼雲野鶴。天外酬答。儘驅使魄磊澆胸。更何意蘭騷怨芳歇。空遣一年吟望。共瀟湘天闊。娛晚計家林橘秀。且莫須料理華髮。忍見傷別傷春。舊時風月。

探春慢

重過思賢堂感舊。和夢窗龜翁下世後登研意之作。

蘇幕碧無情。一縷墜雲。惜惜庭戶。罷詠凝香。黯澹旌幘飄羽。塵梁冷。愁燕睇
。市橋空。尋鶴舞。感前蹤吟牀挂夢。暗驚歌寤。飛蓋西園舊路。歎蕙帳楚魂
。狂隨風絮。掩淚春衫。點點池闌花雨。歸心空悲晚晚。共湘月流恨去。漫銷沈
山陽笛裏。倚江城暮。

水調歌頭

觀日本遣唐留學生所獻樂書要錄。題後。

聲教大東漸。唐譜此遺傳。彼都留學人士。歸及獻書年。零亂中原雅頌。慨自師
襄入海。海外有宮懸。披卷感今昔。不數船頭編。笑秦使。圖書散。託求仙。
至今蓬島塵起。無地覓芝田。枉渡三千稚秀。恨逐滄波東下。迎送費神絃。詞客
漫歌倦。清籟寄遙天。

鵲橋仙

雪鞍縱獵。春鐙賭醉。年少狂蹤堪數。南來貪看六朝山。却換得江關詞賦。藏山萬卷。爲園三畝。年鬢空成衰素。茶烟禪榻夢清涼。慣省是英雄退步。

點絳脣

天中記。太湖漁者。年例以十月五日饗神祈風。每五日。風雨如期至。終歲可以揚帆取魚。謂之五風信。憶壬寅寒孟。與半塘老人升靈巖絕頂。遙望西江。漁舟成市。畫旗簫鼓之盛。恍如昨夢。感懷昔遊。故人長往。年來無復登臨矣。歌此惘然。

搖落琴臺。放歌淚盡登臨眼。舊游腸斷。人與孤鴻遠。家有樵風。不羨漁郎便。扁舟倦。五湖鷗散。殘夢青山見。

唐多令

和漚尹雙清館賦菊

寒豔鞞釵斜。寒芳別有家。畫秋魂銀燭籠紗。月地霜階誰得見。簾卷處。又啼鴉。
。堆鬢暗蒼華。窺尊粉淚加。瘦西風愁送年涯。多少寄人籬落恨。秋老矣。更
無花。

滿路花

丁未寒食和清真

寒分竹粉煙。晴蹋梅根雪。馬聲鄰巷斷。游塵絕。梨雲舊夢。月下花同折。玉尊
成契闊。冷燭沈沈。爲誰淚盡芳節。東風吹老。幾樹啼鶉血。西樓紅雨外。長
波接。嬉春畫舸。吳管離聲切。簾燕和愁說。說甚而今。萬般情恨都別。

憶秦娥

芳菲晚。酒醒怕舉登樓眼。登樓眼。亂山挂雨。傷高懷遠。一春不識東風面。
浮生爭似楊花健。楊花健。年年漂泊。空江萍轉。

詞總籍考序

孟心史遺著

儒者尊經。用爲扶世立教之本。自漢以來。德性學問。代有偉人。無不致力於經。而撰述遂如淵海。清初秀水朱氏。臚其家法而括其義例皆歸。剏意作經義考三百卷。學者欲窺經學之藩。先問途於朱氏之書。乃如瞽者之有相。後人知治一專門之學。必有此從入之門。而清代樸學大師。深感讀書必先識字之爲亟。於是南康謝氏有小學考繼之。學術爲世所重視。通人每樂爲津指焉。已事然矣。詞之爲道。古視爲文中之最尊。清世修四庫書目時。乃視爲文中之至卑。此蓋爲科舉之見所蔽。以詞爲在野適性之作。從未列入取士之科程故也。何言古以辭爲最尊也。考詞字在造字時本意。據許氏說文解字。意內言外之爲詞。乃謂表其意而顯之於言之始。卽名曰詞。詞如今人所謂文字之義。組詞而成辭。則有句調音韻。可供諷誦。此治小學者所共知。而習俗相沿。以古人之辭爲辭。禮有祝辭醮辭。易

有彖辭象辭。屈宋以下有楚辭。晉宋間尙有陶靖節之歸去來辭。其文皆書作辭。自五代至宋。倚聲爲辭。當時偶書作詞。謂之填詞。自是而辭與詞分。古歌誦之辭則爲辭。今歌誦之辭則爲詞。試問文能歌誦。豈僅僅意內言外兩相表見而已乎。詞與辭。經傳中本已互通。通用可也。今專用於歌詞。而反與辭之本字。截然相別。則誤也。自書籍分四部以來。以經史子集爲序。而集之分類。無不以楚辭冠首。故曰古以辭爲文中之最尊也。自有填詞一體以來。朱明藝文志。尙不以詞別於詩文集之外。惟馬氏通考經籍考。集部列歌詞於詩集之後。而獨在章奏之前。則其區分次第。非有軒此輕彼之意。如分軒輕。未必章奏應後於歌詞。吾從近世選家義例。章奏且應列制誥之次。他雜文不與並列矣。至四庫書目。乃次詞曲類於集部之最後。且爲之說曰。詞曲一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極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又曰。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終。據此

則四庫館臣。貶詞甚至。今爲探本論之。詩與詞皆源於歌辭。古者采詩之官。所采者勞人思婦之辭。決非命題拈韻。若學士大夫風雅自喜之所爲。其動機卽在引喉作聲。紆寫感觸。故三代之詩。無不可歌者。其因事若祝醮。若彖象。所成有韻之文。則名之曰辭。是有題目之詩爲辭。不預定題目而待采風者自言其所以得之之故。乃彙爲詩序以明之者。則名曰詩。是詩乃辭之後定題目者也。屈宋以來。乃傳楚辭。楚辭爲可歌之辭。隋唐以前。尙傳其歌法。隋志。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此爲唐初修隋書時語。其時已非舉世能歌。而尙有道騫傳其音韻。要其爲本用作歌之意。則可識也。而吾以意度之。辭爲必可歌。詩乃從此不盡可歌。至漢而有樂府興焉。不入樂府之詩。乃皆不可歌之詩矣。班孟堅言。賦者古詩之流。賦亦出於詩。可知韻文皆屬於詩。然賦則從來不以入歌。又可知荀卿作賦以來。卽與歌不必相屬之詩也。自詩與樂府有別。漢魏至唐皆然。則詩人自分其可歌之詩。與不可歌之詩爲

兩部分。歌猶未始出詩之外也。至晚唐而新樂府流行。專以文義深切爲美。遂不必諧當時之歌管。而樂府中又分可歌不可歌。寔且至名爲樂府。而不問其可歌與否。則樂府遂盡成不可歌之詩矣。而人之引吭成聲。本能自在。能歌者散在俳優之流。學士大夫就所傳習之歌聲。填以爲詞，於是有唐五代倚聲之詞。至北宋初。沿習不變。此皆詩人回復可歌之樂府。以別於流變不可歌之樂府者也。其時俳優之歌。與士大夫之詞。雖皆以入律爲主。然歌者宮譜繁多。未爲士大夫所盡會。有柳屯田作。始合樂工之調與詞人之作爲一。避暑錄話言。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是則宋初樂工求與詞人相附麗。而歸心於柳永。故永集名樂章集。而其詞皆標明宮調。爲宋詞家之創格。後來中調長調日趨絢爛。其變化蓋由歌者傳授之廣。而詞人且有不按舊譜。自度新腔者。由是詞人逞文筆之美。又不能盡顧歌者之成式。謹守宮調者。則嗤詞人隨意所作。爲拗折天下噪子。爲老伶俊倡所竊笑。而一代大家。亦

有以不合律名者。此士大夫之以筆墨爲工。與樂工之以宮調爲藝業。自有久而漸歧之趨勢。於是詞人之詞。乃托體日高。憂時感事。忠君愛國。溢爲味外之味。近世詞流。盛於吳越。而以寄托言詞者。獨推吾常二張詞選。未能深信其說者。謂詞乃俳優所能爲。體本不尊。古有倡夫綠巾之詞。與士大夫之詞。並行於世。常州派高自標置。豈合詞之本質。而推重二張者。則以爲高寒天上。知蘇軾之愛君。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知辛棄疾之託諷。而不以爲罪。世頌時君之神聖。詞在宋時已成士大夫發抒襟抱之作。何嘗專與老伶俊倡助清尊檀板之興耶。故詞以合樂始。又以不必合樂終。而於文體則不可卑之矣。叔雍沈酣於詞。早年所沈澁者。彊邨蕙風二老。二老皆服膺常州詞派者也。叔雍之視詞學。已超過四庫館中諸人之科舉見解。故欲一申詞在文苑中之位置。旣以明詞無人收拾。刊成明詞集三百餘種。志在爲全明詞一書。以存明一代詞家之應合運會。自有必至之勢。不可盡以選家工拙之見論。又仿竹垞經義考之例。作詞集考。而先成總集。將次第

及詞之專集焉。予治詞學者以方便之門。讀此考而已略見古來選詞製詞之學派門徑。可不謂大有造於學問之途歟。書成問序於余。余爲破除清時四庫館之科舉成見。以還詞在文學中之本相。知叔雍之不以詞爲小道而忽之者。雖得力於彊邨蕙風諸老。亦其開徑自行。於詞中已有深會之趣。欲以已之所喻者喻人。不能已於爲之疲精而勞神也。世有挾俳優之見以爲詞者。固不必問津於此浩汗之途矣。二十六年夏。孟森書於舊京寓次。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二 來稿須直寄本館不經他人之手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五 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
 六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七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六號

（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理者 京報發行部

代售處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半
			面
			四分之一